

繡像正續英雄大八義

上海中原書局  
印行



線  
857.4551  
8794  
v. 5

舊籍





話說五位好漢聽見標上有人說話。這才各吃一驚。也不知道他怎麼進了屋中。爬在標上。還敢說話。真真胆大。五位好漢。各持單刀。喊叫說。快將他拿住。別叫他跑出屋去。谷元手提單刀。說道。我與表弟何亮。堵住後窗。宋大爺同著白四爺。你二人堵住屋門。趙二爺一人。在屋中將他拿下。標來說罷。各將單刀齊來動手。正在前後堵嚴地方。王承代領二十餘人。叫開店門。闖進院來。谷元屋中看見。叫聲王永。你快領人來。將屋圍圍住。地方聞說知道。一聲吩咐。快上前。眾人一齊來圍住。他要逃走。難上難。蠻子屋中將標上。我看小貝那裡鑽。蠻子上標來伸手。那人一滾。標下翻。蠻子方才番標下。那人又番標上邊。蠻子遂跟到標上。那人珍珠倒捲簾。氣的蠻子連聲喊。好個小貝。氣死咱。宋爺白爺將門堵。個個急的眼睛圓。谷爺何爺發急跳。二人不敢走上前。二人標上翻上下。要想拿住實在難。那人抽冷將標下。單手急將燭燈携。照着宋白燈飛起。二人躲閃在兩邊。那人得便穿出去。站在院中把話言。你們該是不中用。怎麼屋門不堵嚴。腰中取出他兵刃。大叫你們看一看。如若認出這兵器。你等就莫好漢。蠻子跟出留神看。見是一對擊手間。三尺長。六六又細。一虎多粗。六六又圓。白光閃閃奪人目。不知此物是那班。話說那人跳下標來。急將燈盤飛起。宋白二位一閃。他由當中隨着燭燈。穿出門外。伸手取出一對兵器。蠻子也就跟出門外。那人手拿一對兵器。那小英雄說。你認認這個東西。叫什麼名。蠻子借亮光看見。並不認得此物。不在十八般兵刃以內。

此名叫着狀元筆。天下无二數第一。要學此物非容易。學會這宗算出奇。尺寸長短正三尺。一虎多粗正相宜。没人會使世上希。就是一人來學會。練好此物快又急。蠻子口邊開言道。不管你使甚兵器。一定與你來較量。今夜將你用刀披。手提單刀往前縱。那人一見笑嘻嘻。單筆望上忙招架。欠身進步筆。雙提。蠻子看見認不出名來。說道。不管你的兵器名不名的。你要能勝過爺爺。就算你是好漢。說罷。往前一縱。對面一刀砍下來。小英雄左架刀。右手提筆對着蠻子肚腹就打。蠻子一反手用刀一掃。小英雄用單筆往外一剋。只听的噹啷一聲响亮。

當即動手在一處。二人較量比輸贏。那人兩筆分開路。撥草尋蛇手法精。蠻子單刀扎又剋。仙人指路妙更灵。那人使了認針。共對筆尾練就工。蠻子用個鶴亮翅。鷄子反身他等空。那人燕子穿林過。過了蠻子五步房。

那人使了認針。共對筆尾練就工。蠻子用個鶴亮翅。鷄子反身他等空。那人燕子穿林過。過了蠻子五步房。

那人使了認針。共對筆尾練就工。蠻子用個鶴亮翅。鷄子反身他等空。那人燕子穿林過。過了蠻子五步房。

蠻子復使巧妙計 救命三刀把他傾 那人兩筆急又快 如同雨點一般形

二人動手多時約有三三十個照面不勝不敗只見小豪傑的一對兵刃神出鬼沒也不在蠻子的單刀以下

眾人留神觀勝敗 二人動手比輸贏 戰了多時他不敗 越殺越勇抖威風 宋命這邊開言道 大家幫助才能行

白命說是快動手 別走小賊人一名 谷元何亮往上闖 宋白二爺喊連聲 各持單刀來圍住 兵刃交加猛又凶

豪傑看看忙說道 以多為勝不算能 一對一個是好漢 叫人幫助凹了名 蠻子只道忙喊嚷 他門不必幫着爭

我要與他分上下 人多相幫不英雄 那人聞聽說正是 單對單來比雌雄 宋白二爺不聽話 一齊向前來交鋒

那身瞧見身形轉 滴水簷下起在空中 一抖身形縱上去 蠻子也就雙足蹬 二人一齊將屋上 下回書裡再說清

第五十八回 小英雄假敗 樹林外認師 話說小豪傑看見人多一抖將身跳上屋簷蠻子緊跟宋士公等攆到屋上後沿那暗中人一同蠻子俱都踪影不見

眾人不見二人面 一齊跳落地埃塵 不表眾人將屋下 再說蠻子一番言 那人撒腿往前跑 蠻子緊追在後邊

跑出約有二里路 那人站住把話言 你我文戰是武戰 蠻子聞說叫小子 爺爺摠是由你先 你挑下剩後是咱

那人說道咱文戰 地上用刀畫圓圈 一人站在圈兒內 砍他三刀不出圈 若要跳出圈兒外 若要抵賴不魁元

暗中人往正東跑了約有二里之遙站住說道咱就在只里罷先要說明是文戰是武戰文戰呢用刀在地上畫个圓圈一人

站在圈內砍過三刀不出圈就算贏跳出圈外就算輸了蠻子說可以使得你在圈內我先砍你三刀若不出圈然後我進圈

內你往外砍我三刀 說罷那人用筆畫 一个圓圈在埃塵 画完那人圈內站 快來砍我要看真 蠻子舉刀擡頭剝

一刀叫他命歸陰 見刀落在正頂上 不慌不忙一抽身 將身一斜躲過去 蠻子單刀望下沈 見他並不來招架

兩筆不能動毫分 蠻子心中正惱悶 自己思想暗沈吟 雪亮單刀甩開砍 不砍頭頂砍他身 攔腰一刀橫着剝

那人看住刀來臨 鷄子番身真巧妙 將身一扭把話云 該剩一刀快來砍 蠻子只道心思想 我這一刀怎樣使

指下砍上草除根 舉起單刀斜肩剝 他一躲閃往下迎 那人兩足忙發起 鳳凰旋窩離了塵 蠻子巧計不中用

枉費心思代丟人 那人落地呵呵笑 請下三刀雌雄分 一連兩刀上下砍 這笑四刀真不真 該你站在圈兒內

不怕刀下見閻君 生死並不放在心 蠻子邁步進圈內 那人舉刀在後跟 樓頭蓋頂往下砍 蠻子圈內細留神

話說蠻子一連四刀。那人雖然躲閃跑起。還是在園內。並沒躲出園外來。說道：「該我還手砍你三刀了。」蠻子說：「很好，也就進園內等候。見那人舉刀益頂剝下來。蠻子往傍邊一閃。他忘記圈子了。躲大勁了。閃出園外。那人笑而言曰：『你算輸了。出了園外。一脚在裡，一脚在外。』」蠻子低頭看見，急忙那園外那脚，又進園內。

那人所說哈哈笑

你要抵賴服前言

蠻子說是你再砍

仔細留神看分明

那人復將刀舉起

刀往下來着在肩

蠻子見刀落肩上

將身一閃又出園

那人一見說你看

怎麼又出園外邊

蠻子低頭早看見

果出園外不虛言

蠻子低頭早已看見。只次兩脚全出園外。自覺羞愧。罵道：「混帳的東西，不管園外不園外，我要殺你。」說罷，往前就闖。那人說道：「你先報名姓出來再動手。」蠻子止步說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別號神偷就是我

天下誰不知我名

那人聽聞假驚起

原是老伯未認清

家住江南本姓趙

號是華陽外人稱

你是誰家小幼童

那人答說我姓阮

我的名字叫阮英

草號猴子外人道

我的叔父是英雄

洪方弱方天下曉

柔方就是我父名

學藝投拜駱洪斌

今年遲長十七春

肯乞涵養將我恕

念我無知是後生

蠻子聽罷忙說好

孩子前來听原因

你二叔父我師弟

因為何故要你講

倘有虛言定難容

阮英特意前來訪

要學蝎子倒扒城

### 第五十九回

苗慶遭大難

羣雄劫牢獄

話說趙華陽聞聽他叫阮英，說：「好小子，你二位叔父是我的師弟，你還敢來只樣的要與我看。」阮英說：「你老人家不用動怒，我要拜你老人家為師父，望祈恩收是幸。」蠻子說：「我收你做徒弟罷。」我前收兩個徒弟，頭一個名叫追風，腿雷順，第二個名叫白叉手，玉面太歲，姜應龍，第三徒弟了。

對了師父三叩首

蠻子上前接英雄

你兩叔父果曾好

幾年未見都安寧

阮英聽得收下了

雙膝跪下把禮行

蠻子說是將他請

為救全家滿門生

阮英答應我能請

我該幫助進東京

蠻子稱說甚是好

人多破樓不費工

師父先請回旅店

明天我也到店中

蠻子說是你就走

在店等你一同行

阮英回歸他住處

蠻子回店把話論

蠻子全然說假話

不肯實言哄師兄

谷元何亮那知道

用完酒飯睡朦朧

次日清晨來敲門

開門走進小英雄

對着蠻子忙行禮

四個好漢細睜眼

此人年約十六七

面白如玉一般同

兩道長眉俊俏眼

皂白分清透分明

細帶扎背多丰采

身高足有五尺另

粉綾包巾頭上戴

天靈頂上麻花搥

內穿紫緞小夾袄

周圍盤金綉得精

下穿一條翠藍袴 五彩絲帶係腰中 外罩白緞綉花袍 鈕門不扣暢露胸 薄底緞靴穿在足 衣帽光鮮小英雄

蠻子說是你來了 快與師伯把札行 對着宋爺雙膝倒 磕頭連把師伯稱 叩頭已畢雙膝跪 對着白爺師叔呼

復叫見過店掌櫃 谷元何亮不知情 宋白二爺急忙問 他是何人甚姓名 蠻子在旁哈哈笑 若問他名叫阮英

蠻子說道你們四位不認得他麼 忘了昨晚他在院中叫號 我把他攆跑了 他認了我做師父 我已竟把他收下了 他是阮柔

方之子 駱洪斌的門徒 他叫猴子阮英 他要學我的蝎子倒跑城 所以來拜我為師的 說清始末 大家一聲齊誇獎 說罷

谷元吩咐擺酒 應賀師徒 大家歡悅說可賀 快些擺上酒 劉伶團團圍住來吃酒 推杯換盞喜氣生

正是眾位齊歡悅 外面走進一英雄 見了蠻子就行禮 又向宋白各打恭 蠻子開言叫雷順 你由何往過此地

雷順回答說有事 苗慶三叔身遭凶 有一惡棍行事凶 名喚吳配勢力大 此時已竟把刑受 嘉定州官不善容

家中養賊人多眾 三叔去打抱不平 被人拿住用繩綁 天亮即送進衙門 宋白二爺聞此話 悠悠頂上走真魂

身受全刑押牢獄 要將三叔定罪名 我去看真這宗事 誰敢前來把信通 阮英說是該如此 嘉定州內定吉凶

三弟有難咱去救 劫牢反獄殺賊能 蠻子答應說就走 千萬不能耽誤遲 阮英說來忙行礼 你是我的大師兄

雷順開口忙問道 他係何人姓與名 蠻子只才說始末 第三徒弟是阮英 阮英過來忙行礼 宋白二爺說快走

眾位英雄雖吃酒 鋼刀刺心一般同 亂箭穿腹更難忍 苗慶手足共生疼 宋白二爺說快走 三位阻擋說不可

後跟二位小英雄 谷元何亮話說罷 你我也要去幫着 嘉定州內顯顯能 我們兄弟能領情

第六十回

大鬧嘉定州

殺人救苗慶

話說五人抬頭觀看。只見由樹林內跑出一個大漢。赫揚揚身。高丈餘。生成的肚大腰圓。胸寬背厚。腰闊三庭。臉似烏金紙。一般黑中透亮。兩道濃眉。直入天倉鵝角。陸鬚一雙。大歡眼。恰似鷄卵一般。滴溜咕碌。光輝亂轉。凶光齋齋高。顴骨大下巴。獅子鼻頭。佩一張濶口。頭上戴一頂壯士巾。青緞做成。青帕纏頭。撮花高打。一滾条。內穿青絹的小袂袄。青絹抖擻袴。外罩大領青緞英雄。廠鈕扣不扣。廠露着胸膛。真乃禪烟薰一太威。火煉一金剛。恰似半截黑塔相仿。手拿一條混鐵大棍。站在迎面。將路橫擋。大喊一聲。說行路的聽。行路之人。必得留下買命銀。才讓你過去的。若沒有銀子。我就不叫你過去。黑漢叫喊來擋路。快些留下買路錢。若是沒錢。我就打一棍一命赴黃泉。宋爺聞听哈哈笑。這个黑漢要反天。阮英手舉狀元筆。

莫非你遂敢動手。勝過太爺是魁元。阮英何前用筆點。仙人指路扎胸前。黑臉鉄棍喊連天。兩手輪棍喊連天。

話說黑漢一根鉄棍。照了阮英頭頂就打。阮英將身往旁邊躲閃。黑漢鉄棍打空。只聽得咕咚一聲。將地打進半尺餘深的大坑。阮英急忙使了燕子穿林的架式。穿到黑漢對面。提雙筆分扎黑漢的兩手腕。黑漢見扎到手上。着了急了。雙手輪棍。照着阮英攔腰打下。

阮英攔腰打下。英雄看棍輪圓打。照腰鉄棍下絕情。兩足一蹬起在空中。汗地拔葱一丈另。黑漢打空勁使猛。往前一栽吃一驚。阮英趁式伸雙筆。吧咿一聲着了重。黑漢覺着肩頭疼。扶轉身形往北跑。阮英追趕不放鬆。黑漢正然跑着喊。正北跑來一英雄。年紀約有二十外。面如白玉一般同。黑漢對面跑的凶。口中嚷到說利害。大哥快來帮手爭。雷順對面留神看。原是白面姜應龍。阮英正然後頭趕。聽見雷順喊連聲。攔住阮英說別動。他是你的二師兄。阮英聞听止住步。雷順進前把話明。應龍看見雷順到。急忙上前把禮行。雷順拉住應龍手。說師父來到你請。應龍對面仔細看。師伯師叔人三名。又向宋白二爺行。又對蠻子跪流平。黑漢正然跑。看見白手夜叉。玉面太威。姜應龍正面走來。黑漢叫大哥快來幫。只小子利害。姜應龍看見追來。一个小豪傑。方要抽刀動手。聽見有人說道休動。那是師弟。姜應龍見宋白二爺。全站在樹林以外。過來行禮。雷順叫過阮英行禮。只是你三師弟。名叫猴子阮英。大家只才明白了。姜應龍叫過黑漢。告訴他叫唐奇。此人就是混拙。姜應龍問道。師伯師父師叔師兄。師弟一同何往。有什麼要緊的大事。阮英見過姜應龍。引見唐哥。嘆連聲。你的槓子真會打。打着師父與師兄。請問師父何方去。雷順接言說分明。皆因三叔身遭難。如此只般把事行。唐奇聞聽氣炸肺。若要劫牢我頭名。

第六十一回 王氏遭火患 吳佩假慈悲

皆因貧寒苦難當。編寫古詞度時光。無非合轍不差錯。不是吟詩作文章。照着原題妄白唱。那敢胡亂自發狂。

前後相合有頭尾。按着目錄細參詳。閑來無事到南庄。南庄有位大姑娘。只位姑娘有多大。列位不知听端詳。

平頂身高一丈二。膀闊三庭那用量。腦袋到有玉輪大。兩眼一睜賽燈光。五間房子住不下。橫了肩膀頂了梁。

姑娘雖大行孝道。忠岳廟內去燒香。衫子裙子金都有。缺少花鞋止一雙。慌慌張張那一位。他的父母二爹娘。

潘陽城裡找師父。急招成衣合木匠。絨綫買來無其數。又把綢緞買綢庄。牛皮買了十八捆。布疋買足八船艙。

大都辦妥那敢慢 急忙回了他家鄉 正月十五開手做 四月十八工才完 做個花并共圓大 剛剛頂在頂共上

七十二人忙抬起 克又壓折一架梁 姑娘只裡將鞋試 罵聲成衣合木匠 人工做了有多少 做隻小鞋擠的行

姑娘不可小分力 登上花鞋走慌忙 聽見一陣人聲喊 鞋壳裡邊亂嚷嚷 姑娘脫鞋留神看 內有兩丁成衣四木匠

到出六人鞋提上 只才邁步趕會場 出門踏死兩支虎 復又踏死九丁狼 一步到有二里半 兩步到了古面上

每年大戲對台唱 對台大戲揚四方 姑娘懶看廟上景 一步直進大殿堂 不把香燭忙點起 抬頭頂折一架樑

和尚一見說不好 大殿塌了怎燒香 打點鼓樓咕吹响 撞的鐘樓响叮噹 廟內和尚齊動手 棍子套鎖拿姑娘

姑娘一見那待慢 脫下花鞋正一雙 只隻花鞋往上起 迎天蓋地遮太陽 那隻花鞋朝下落 扣住八百小和尚

老和尚一見多惱 急忙跪下叫大娘 只个姑娘行方便 放了八百小和尚 姑娘聞聽將頭點 我也不能下死常

早與姑娘說好話 何必動我法寶幫 姑娘只才收法寶 放出八百小和尚 姑娘提鞋回家轉 進門說是餓的荒

他娘聞聽去作飯 廚房以裡走慌忙 八十二石勞米飯 一百斤白麵合湯 姑娘吃麵去門外 大小兩便一齊忙

拉屎拉了有多少 種了十畝好膏粱 小便西北撒雨點 汪洋大水滿了江 太原府裡遭大難 中西老西冲倒牆

閑話已畢書歸正傳。上一部說的是大宋八義的宋士公趙華陽。代領着追風腿雷順。猴子阮英。來到大松林。遇見黑漢唐奇。

白义手玉面太威姜應龍。說明苗慶被難。現在牢獄之中。姜應龍唐奇一同前往。答救苗慶。暫且不提。且說得是草上飛苗慶。

將宋士公趙華陽。送往將自己家務安置妥當。這才收拾行李。隨後追趕趙華陽同行。以奔東京。只日來到吳橋鎮旅店住下。

好漢聞听忙站起 走出店門往後行 來到後園山牆邊 有座小門面前迎 聽見門內哭得悲 好漢跳入小院中

英雄暗中留神看 上房三間點着燈 苗慶來至窗檯外 撥破窗戶看分明 望內有位中年婦 遂有一個女花容

年紀不過十五六 旁邊站立小幼童 三人一齊眼淚落 大放悲聲甚苦情 中年婦人哭着叫 我的女兒你要听

爹爹為你身遭難 現今又在衙門中 惡棍一定把你耍 若是給他能太平 女子聞說止住泪 連把母親尊一聲

孩兒捨命要救父 所為爹爹死求生 明日母親去應允 就說孩兒我願從 叫他把我爺命放 將我送到他家中

只求我父得活命 莫管我去死和生 我到他家見事作 莫管孩兒吉並凶 得便也須害他命 我也將身自懸樑

他娘聞听連搖手 只宗事情娘難應 我兜若有好合歹 為母之心怎麼疼 不如咱門死一處 省得為娘痛苦情

童子在一旁忙伸手 扯住姐姐不放鬆 哭着連把姐姐叫 咱娘三人一同行 一家四口死一處 不必分開各西東

話說這母女母子三人 哭得要死在一處 越哭越痛 苗慶听着 心中難忍 不由的在窗外面嚙了一聲 屋中聽見有人 也就止

住哭聲了 婦人問道 窗外你是何人 暗來聽話 是何道理 苗慶外面忙開口 屋中之人聽根原 不必疑心多害怕

我是行路到這邊 皆因我在前店住 吃了夜飯忙安眠 聽見這裡哭振耳 我才跳入院中看 撥破窗戶看四下

原是三人哭可憐 方才聽見你說話 我不明白那般情 蓋不由已我心軟 聲音嚙出唇外邊 莫疑我是賊和盜

一夜入宅反心安 我的名字叫苗慶 離此不遠有家園 若是不怕我進來 何等難事對我言 好漢說罷將屋進

母女三人仔細看 此人年約四旬另 面似半月黃白叅 衣帽光鮮英雄樣 相貌不俗是魁元 三人看破忙說話

壯士請坐有事言 苗爺北面椅上坐 急忙開言問一番 你們為何要尋死 必有大事難加難 不然因何死一處

對我細說根合源 我常管个不平事 到處除惡把良安 不怕天王與曹孟 那怕勢力有大官 教他報應在眼前

苗爺對着他母子女三人 說道我到處最愛管不平之事 你們只管對我說出來 自有法兒 保管救你們不死 只母子三人看

苗爺的相貌形色 也不像惡人 這才說出了實話 暗中交代 皆因丈夫名叫王世榮 他妻張氏 生了姐弟兩子 他兒十三歲 名

叫王昌 他女一十六歲 名喚玉姣 生的美貌無比 如花似玉 在此開店 夫妻同年四十多 在此開店作生涯

生意興隆好幾載 忽然平地起風波 遭了一場無情火 瓦片無存實可憐 元本難以作生涯 萬般出在死及奈

夫妻二人泪如梭 本鎮有个大財主 他的家中銀錢多 此人名子叫吳佩 獨宿一方行事惡 接官交吏養大盜

暗中淨把飛城窩 吳佩只日閑无事 走入店內望明月 王家夫婦同子女 一家四口无奈何 聚在一處空寂寞

無有住屋在空地 哭在一團話難說 吳佩斜眼留神看 玉姣女子寡婦娥 沈魚落雁世間少 閉月羞花傾城國

惡棍看得心中喜 這等這般用智謀 惡棍說罷往前走 一邊說話把步挪 來到面前忙勸解 你們啼哭使不得

有何難事對我說 我是常常把人救 我的心中慈似佛 濟困扶危真君子 救苦救難事不脫 夫妻聞言止住洵

對了吳佩把頭磕 不知大爺貴駕到 有失遠迎得罪多 惡棍擺手說免禮 未曾說話笑哈哈 反然把我壽來折

吳佩說道 別磕頭 別磕頭 若要如此 就把我折死了 你們所為的何事 這樣的哭呢 快對我說明 王世榮說道 實不敢瞞着 員

外 皆因只場大火 把我燒窮了 買賣也作不得了 也只得我一家人討飯吃了 世榮未說泪汪汪 員外也知事其詳

外 皆因只場大火 把我燒窮了 買賣也作不得了 也只得我一家人討飯吃了 世榮未說泪汪汪 員外也知事其詳

開店幾年積財利 可以發財有餘糧 不料遭了只場火 燒的苦情淨又光 落得住住在空心池 他們四人哭痛傷  
只得求乞將飯討 所以叫人泪心傷 說罷復又落下泪 吳佩在旁把口張 只點小事何足慮 何必又要苦難當  
我見人難心就軟 何用苦求把我殃 帮你白銀三千兩 從益店屋砌群牆 修齊房屋作生理 若用本錢再商量  
大約不過幾千兩 成全一家得安康 我要施恩不求報 如若求報似虎狼 世榮聞說只此話 再造重生不非常  
說罷跪倒忙叩首 員外恩深如海洋 真是人心隔肚腹 實在叫人難參詳 那知吳佩心不正 愛上他的女紅妝

第六十二回

吳佩反臉陷世榮

苗慶單身戰李太

殘歌即訴本接上回。惡棍吳佩心存不良。他見王玉姣容貌無比。假意虛情借給王世榮銀兩。先蓋店房。開旅店。王世榮憂中化吉。由此先借給三千白銀。將房屋都蓋齊。又在店後修蓋三間住屋。然後又借給了三千文銀。作為成本。將店又開起來了。

世榮開店在吳橋

本大利長樂逍遙

夫妻又有兜合女

那知內中有奇巧

吳佩拿銀六千兩

心中想的女多姣

自從旅店開張起

吳佩來往在終朝

半年工夫不到手

惡棍心中好發焦

皆因吳佩常來往

張氏暗中細心照

看出惡棍心不正

賢人自己心發腦

對了丈夫暗商議

世榮害怕好難熬

心中結下一塊病

怎能去病把身撓

話說張氏賢人。看出了惡棍心中不正。又不敢得罪于他。只可以暗中對丈夫說明。世榮的心中成了一塊大病。這日吳佩又來到世榮的家中。王世榮說道。大爺借給了我銀兩開店。至今也未得說明。可是當財東。或者生出利息。

半年以來未說白

或者怎樣才妥協

交財一事非小可

財物分明是豪傑

或是財東立合同

或者生息多少些

糊裡糊塗不成事

日久怕是生變別

吳佩聞聽世榮話

心中不平把氣噎

不由動怒將臉變

我這未成把話白

你反疑心斟酌我

恩來无義將仇結

看你要把良心喪

莫非遂敢把我撇

既然這樣還銀兩

半了不齊把頭切

吳佩用了半年的苦工。未得到手。心中正然要想壞主意。偏又見王世榮的這一些話。明是要作个斷絕。惡棍借此為由。就反臉了。吳佩說道。我看起來。你這人沒有良心。趁早你就快還我六千兩白銀。就真兩來無事。

成全于你也无益

你就急把銀兩送

半年之久多生息

說罷站起往外走

回到家不延遲

立刻穿衣把城進

來見州官把事提

請託州官出籤票

立拘領拿用刑逼

五日一打二十板

肉綻皮開難支持

打的世榮无及奈

托人送信與他妻

急想方法將夫救

再延幾日命歸陰

張氏求人問惡棍

意欲何為把銀逼

吳佩只才說出口

我要他女美多姣 將他女兒莫遠悵 張氏聞說眼淚落 如同亂箭刺心理 對他女兒把話明 玉姣聞言泪双滴

只夜母女啼哭 苗慶進屋問端底 張氏從頭把根由 對着英雄來訴說 好漢所說只樣事 豪傑又氣又着急

苗慶聽完說道你們母女暫且不容啼哭也不必給惡棍回信將此事付我辦理叫你們一家人不遭毒害

我從不把大話發 作事謹慎小心佳 誠能救出你夫主 我去解勸那惡棍 他肯應允是造化 如若不允把頭割

州官也得聽我說 倘然不應鬧不歇 你們不必多害怕 我若殺人我不差 母女三人忙跪倒 磕頭崩地泪如麻

苗慶站起忙拱手 若要只樣折死咱 今夜我就去行事 急找吳佩勸他 惡棍他在何處住 我好去到他的家

苗爺問道他家住在 那裏張氏說道他就住在前面緊東頭一个大院內就是他家了 好漢回說你母女千萬等我回信

苗爺說罷往外行 跳出牆來奔正東 黑夜之中走得快 穿宅過院細看清 來到一个大官廳 五間大廳點着燈

好漢走到大廳後 只見屋內人多眾 有一惡相坐居中 年紀約有三旬外 身高八尺有另頭 細腰扎背面黃瘦

掃竹眉毛三角睛 顴骨高聳腮无肉 鶯巢俏唇耳搗風 頭戴藍緞巾一頂 青色絹帕麻花摺 高打滾手正迎面

撮起頭着有威風 內穿藍緞小夾袄 五色絲帶條腰中 下穿藍緞抖襠褲 搬共快靴足下登 外罩粉綾綉花履

蝴蝶如飛綉得精 倚邊陪坐人幾了 生的相貌惡又凶 眾人俱把大爺叫 何必費事就候工

苗慶望內一看就知 居中位坐的人就是个惡棍吳佩又聽見眾人說道大爺多費工夫既要他女兒抵帳我們前去就把他

搶了來何必費事 羣賊一齊把話言 合他女兒把銀送 惡棍搖頭說胡講 怕是惡風往外傳 所為逼他將女送

自己情願到只邊 哀告于我把門跪 我遂算是把恩寬 並允仗勢那些事 內惡外善將人瞞 好漢窗外聞此話

不由動怒喊連天 吳佩你算真萬惡 罪中魁首不虛言 傷天害理頭一个 不怕報應在眼前 今夜三更來殺你

要與眾人大報冤 惡棍廳內听真切 快拿此人用索纏 圍住好漢齊動手 刀槍並舉來的猛 苗爺提刀忙遮攔

一口單刀番上下 遮前當後從又躡 倚仗束小綿軟巧 閃展騰挪四下觀 邪身躍步多巧妙 神出鬼沒非等閑

單刀擋住眾賊寇 拿住苗爺難上難 吳佩暗中連標好 暗中之人是魁元 惡棍看了說就罷 那知人多也枉然

人多不算真好漢 手持單刀把話言 你們大家且退後 我要與他單對單 內中一賊叫李太 一對一個戰三天

賊人李太聽見吳佩說罷了那知人多也是枉然李太他就着了急說閃開我要與只个單對單的較量些上下分个雌雄眾

賊聞說往外面一閃。過街鼠李太一抖身形。穿到苗爺的對面。賊人李太要逞能。穿過對面喊連聲。咱與單刀分上下。

今夜定要見輸贏。照了苗爺對頭刺。好漢一見閃身形。見刀臨近忙躲起。賊人單刀落了空。往前一刀力使猛。

險些摔倒吃一驚。苗爺觀哨那怠慢。急用單刀下絕情。只聽呵又响一聲。賊人手腕着了重。哎哟一聲把刀扔。

話說過街鼠李太。用刀去砍苗慶。苗慶刺了李太的手腕。哎哟了一聲。將自己的單刀落地。李太的師弟。綽號追雲燕字姚電。

光急忙上前。手執花槍。照了苗爺分心就刺。苗爺看槍共臨近。用單刀往槍桿一壓。順水推舟的架式。真正的利害。

苗爺只面早留神。哨見槍共胸前臨。急用單刀朝外架。順水推舟把刀申。刀到賊人他肚腹。見刀來近把槍輪。

槍克單刀將身閃。槍名叫着定南針。別名又喚中子午。照準苗爺刺前心。苗爺看見槍刺到。手使單刀把槍分。

分開槍路將刀電。單刀直奔賊頂前。賊人托槍往上架。急忙反槍往下沉。二人動手分上下。弱者死來强者存。

二人戰了十幾個回合。不分勝敗。苗爺暗想。若不殺他幾個人。他焉能害怕。想罷神氣斗起。將刀甩開。使出個連環刀法。一刀

緊一刀。一刀快一刀。只殺的姚電光不能招槍還手。往後倒退。苗爺趕緊的往前踏上一歩。苗爺踏上到眼前。

急忙舉刀把手反。刀法叫着順風掃。照着賊人他右肩。只聽咯又一聲响。賊人痛叫喊連天。賊人右膀吊在地。

鮮血淋漓往外逃。花槍也就鬆了手。叭噠扎槍落埃塵。一條木棍往上反。要知二人吉凶事。下回書中再細論。

第六十三回 毛成賊陷巧計 絆腿繩獲英雄

上回書中交代的。過肚流星雷天化舉起了山檀木棍。照了苗爺頂上落將下來。往旁邊一閃。單刀舉起了。其名曰白鶴亮翅。

賊人的棍打空。棍頭落地才要反起棍頭。苗爺的單刀早已砍到頭上。賊人將頭一歪。刀砍偏了。只听哎哟。賊人的耳朵砍下。

賊人耳朵中了刀。疼痛難忍血直漂。賊人不敢再動手。扶了耳朵把頭搖。口喊利害往後退。今夜活該要遭羔。

群賊無數圍喊叫。千萬不把他脫逃。苗爺一人當中立。對了賊人把話表。那敢還能來動手。試試祖宗只口刀。

要知祖宗刀利害。交出吳佩你門饒。祖宗名字叫苗慶。草上飛綽號誰曉。皆因有事從此過。人傳他填王玉姣。

將他父親押衙內。一家大小哭嚎啕。我才跳進院中去。撥破窗櫺暗觀照。看見張氏兒和女。俱要自盡赴陰曹。

我進屋內把他救。只才對我說根苗。一聞此事氣殺我。世上那有只土豪。如今我到只院內。窗櫺以外听果真。

吳佩方才說的話。他的毒計真是高。倚仗勢力欺良善。便要逼人女窈窕。我在窗外動了怒。要把吳佩剝千刀。

你等無知來動手 各各受傷苦難熬 若要求饒獻惡霸 將他開膛把腸叨 快將吳佩交給我 半個不字都難逃

將你個個殺干淨 那才算是真英豪 眾賊聞听英雄話 個個發抖立不牢 內有一賊忙說道 如此只般他難逃

內有一賊名叫毛成說 咱們也拿不住的 為何不預備絆腿繩的埋伏拿他 吳佩聞聽如夢方醒 這才分付快取絆腿繩來

眾打手急忙將十六條絆腿繩取到 每一面四條絆退繩 擺了一個井字的樣式 四面擺好絆腿繩 眾賊一齊喊連聲

往前圍住說可惡 淨敢傷人好多名 定要將他來捉住 千刀萬剮碎尸靈 吳佩故意將他引 苗慶不知是詐計

手持單刀往前行 好漢邁步奔吳佩 四面抖起絆腿繩 只聽脚下刷聲响 四面一齊把繩網 苗慶一連跳幾跳

那知連環絆腿繩 好漢觀瞧說不好 要想跳走萬不能 跳了那條只條到 英雄之力必遭凶 井字擺齊一處緊

抖住兩脚跳當中 只聽咕咚一聲响 抖倒苗慶摔流平 早已單刀鬆了手 群賊上前那容情 忙把苗慶臉脯搯

用繩急忙來捆綁 賊人一齊欺英雄 刀背槍杆齊亂打 劈栗拍捺下絕情 吳佩上前忙攔阻 不容亂打且消停

羣賊絆倒苗爺 用繩捆綁 一齊動手亂打 把他抬到大廳以內 我該要細問他的口供呢 賊人只才住手 將苗爺綁了個四馬

傳蹄 有兩個賊人 將苗爺抬到了大廳以內 好漢被擒用繩拴 抬進大廳上面停 吳佩走進中間坐 群賊兩旁站立齊

吳佩坐上忙問道 要你快把實話言 苗爺聞聽說放屁 故意問我假顛憨 方才未聽我言諄 因你作惡行不端

我今要管不平事 前來殺你把事完 今夜未得殺了你 莫非該你活世間 我的名姓已報過 姓苗名慶是魁元

既然將我來拿住 仇報仇來冤報冤 急速快把我殺死 一還一報理當然 何必嘮叨多說話 苗慶出身我全知

他的師父金針主 交了幾個好漢徒 個個本領都出眾 江洋綠林把名傳 他有師兄與師弟 若要殺他不是玩

頭个師兄宋士公 一口寶刀非等閒 二個師兄是蠻子 綠林聞名胆氣豪 名叫華陽本姓趙 苗慶排行他第三

白勝公他係第四 行五張明又非凡 陶金第六執業巧 第七奇男阮洪方 弱方却是好漢子 他是末尾八人全

第六十四回 賊官受賄賂 苗慶熬重刑 話說毛成聽見了他師兄弟八个名姓 真是名重好題詩 吳佩不聽便罷 一聞此言 彷彿站在高樓失脚一般 洋子江心 緊溜

烹丹冷水澆頭的樣 惡棍聞听只一回 嚇得渾身抖不定 怎麼還是他來了 全回雙手把胸垂 我也聽說人八了

師兄師弟是豪魁 綠林之中誰不曉 個個全是有能為 他們也闖江洋路 怎麼常常淨殺賊 今夜既將他拿住

按理應當把命追 砍傷我們人幾個 也有要把性命休 有心放他也不好 難免殺我那一回 如若把他害了命

必然作門惹是非 到是怎樣難坏我 大家商量怎樣為 毛成復又忙說道 送他衙門押監牢 明日快把教軍請

話說過街鼠毛成想起來了。咱們不用害他性命。明日快將大爺的叔父吳德順請來。他在加定州。現當着教軍都頭。說明此

事。大爺再見州官。請托當堂用刑。將他打死。就讓他師兄師弟知道。不啻咱們之事。毛成他會出主謀。官保叫他把命休

他受官刑死牢獄 省得咱門作對頭 吳佩聞言將頭點 此事應當細追究 說罷差人嚴看守 吳佩回房說根由

一夜无詞天大亮 差人請來教軍頭 對着德順說明了 吳佩急去見知州 後送白銀一萬兩 知州派人拘好漢

立刻拿到衙門內 州官升堂細追究 苗慶帶至大堂下 知州堂上翻双眸 無奈受了銀萬兩 天理良心一筆勾

知州升坐大堂。把苗慶帶上堂來。好漢無奈。下堂跪倒。向上磕頭。知州看見英雄相貌不俗。无奈受人之托。只得偏心問道。

你就叫苗慶麼。好漢答應是苗慶。知州問道。你為何黃夜入了吳佩的宅院。苗慶見問也不瞞。照了所聽新根由

從頭至尾往下講 為打不平到那邊 州官上邊動了怒 一派胡言胆冲天 吳佩是為要銀兩 因不還銀押衙門

送還白銀六千兩 並無利息要本錢 他就將女去抵還 本州我言不敢担 你快與我說實話 如有虛言難容寬

苗慶復又來回轉 知州堂上眼睜光 驚堂木案連聲拍 淨敢胡言來騙咱 陸知州聞聽苗慶的實說。將驚堂木拍的吧吧的連聲响。說道。你是一派胡言。你說吳佩要王世榮的女兒。他的女兒。可是現

在吳家的。還是在王家呢。苗慶說道。此時還未到吳佩的手內。州官聞聽怒氣發 瞪起雙睛咬緊牙 淨敢誣賴胡行事

黃夜入宅把人殺 一聲吩咐先打嘴 四十咀巴快打他 青衣呐喊來動手 打得嘴巴响吧吧 知州堂上忙吩咐

四十大板着力加 復把好漢按在地 板起板落把勁加 肉綻皮開流鮮血 州官堂上把話發 你再不把實情供

叫你性命染黃沙 英雄挺刑不言語 也不喊叫堂上爬 州官坐上又分咐 將他給我用棍夾 兩邊分開夾棍繩 一入擋棍在居中

四十大板打完。知州陸丙文。又分咐把夾棍拿過來。有一個青衣。急忙將已報木棒的夾棍。取過花芳。枋在堂上。眾衙役動手。

將苗慶靴襪脫去。用白布纏好了。苗慶的天靈蓋上。上了大刑的夾棍。兩邊分開夾棍繩 一入擋棍在居中

二人掖繩將棍攏 懷子骨上响連聲 挾的苗慶變顏色 面如金紙嘴唇青 汗珠往下緊翻滾 挾得苗慶昏又疼

如同死去彷彿形 役人急忙取涼水 含在口內噴英雄 一口涼水噴在面 要知苗慶只麼樣 下回再表定吉凶

第六十五回

吳德順囑牢頭

周智杰救知己

方才言講加定州陸丙文。用夾棍將苗慶夾住。又用涼水噴醒。知州喚衙役過來。再打一千。你明係黃夜入宅。非奸即盜。傷了人命。還不實招。淨敢胡說。苗慶聞听。不由分辨。好漢暗想。搥是難活。不如罵他幾句。也算解恨。想罷。只才開言大罵。

苗慶捨命罵貪官。明日要賄斷事偏。早知你等是一黨。惡棍受買通賄官。通同要害良人命。只怕報應與循環。

我今先要除惡黨。然後進衙殺貪官。一定要把好人救。要想去惡把良安。那知不遂我的願。被人拿住用繩拴。

我既落在你們手。大約難活在世間。賄官快把我打死。一天大事全算完。今世不能把仇報。我在陰司冤報冤。

英雄堂下不住罵。氣的賄官把眼翻。吩咐快把大刑動。打死苗慶在法堂。班頭前來忙回說。老爺請聽毛杰言。

州官動怒吩咐看大刑伺候。有刑房的經承王立本。急忙近前回話說。大老爺息怒。動不得刑了。已竟打了他四十咀吧。四十

大板。又夾棍夾了一夾棍。兩腿都夾斷了。再要用刑。就要打死了。他現無口供。經承急忙來回明。再要用刑。把命傾。

无有口供事不妥。屈打无供罪不輕。怎樣詳報只一案。上司衙門必知情。倘若查問怎回稟。老爺目要保前程。

知州聞聽方醒悟。點頭連連口內哼。這才分付帶下去。暫且押在牢獄中。衙役動手忙抬起。知州退堂往後行。

不言知州他的事。把本改更另有名。教軍頭叫吳德順。要見姪兒叙話中。方才堂上如何問。怎樣拷打用大刑。

吳德順對了吳佩說道。陸知州當時打了他四十咀吧。四十大板。又夾了他一夾棍。不但无有黃夜入宅。因搶銀兩殺死二名

的口供。苗慶反到堂上。大罵州官。與我等通同作弊。必要他自己招認。就打死他也算无事。從頭至尾說一遍。

吳佩聞聽把話明。這事應當如何辦。挺刑不招无口供。叔父快想良計策。怎樣叫他命歸陰。不然從嚴把命送。

怕他師弟與師兄。倘或將他放出去。苗慶必來報仇橫。口供不招難定罪。叔父快想計牢籠。德順低頭說有計。

快把禁卒錢買通。將他害死在牢內。此事簡便到省工。只要用銀一千兩。我見牢頭去說情。你就快把銀兩取。

我好前去辦調停。吳佩回房開銀柜。千兩白銀上天平。平準銀兩忙拿出。將銀放在卓案上。點明正正二十封。

德順拿銀回衙去。見了牢頭把事行。牢頭董有忙應允。要害苗慶赴幽冥。人不該死終有救。恰遇一位知己朋。

吳德順與二个牢頭面上。花了五百兩銀子。董有都允說。半夜將苗慶臉上蓋嚴三張毛頭紙。噴上三二口酒。將他害死。那知州

派了一位知己的朋友。名叫金眼刁周杰。巡獄他又現任金帶指揮。手下當着教軍領。此人的藝業高強。本事出眾。

派了一位知己的朋友。名叫金眼刁周杰。巡獄他又現任金帶指揮。手下當着教軍領。此人的藝業高強。本事出眾。

派了一位知己的朋友。名叫金眼刁周杰。巡獄他又現任金帶指揮。手下當着教軍領。此人的藝業高強。本事出眾。

他與州官是同鄉 此人作事最高強 知州將他來荐舉 指揮衙門把差當 吳德順是他同夥 先當教軍日期常  
智杰在後本領好 他比德順要高強 指揮面前很得力 德順氣狠在心腸 二人言念意不睦 各懷異心暗中藏  
智杰常把州衙到 无事來將知州幫 這日又來州衙內 知州對他事商量 你今帮我查牢獄 今夜千萬細恭詳  
賢弟你算替了我 該我今晚得安康

第六十六回

軍頭知報德

禁子不昧良

教軍頭周智杰這夜前來巡獄牢頭禁卒一齊迎接到了獄內是犯人都要按名點清點來了新收的差事苗慶一名牢頭回話只是一个殺人的受了大刑將腿夾斷了不能行走怕難活命

智杰聞聽叫苗慶 不由心中吃一惊 莫非我的恩人到 自己暗暗細叮咛 想罷忙把牢頭叫 我要看看只一名

快將牢內來開放 智杰走進牢房中 提起燈籠仔細看 地下困着苗英雄 口内无語兩目合 也不哼嚕不作聲

智杰山前來問話 你叫苗慶快說明 苗爺睜眼留神看 面前一人提燈籠 此人約有三旬外 身高九尺有威風

看了此人多面熟 想不起來認不清 苗慶看了忙說道 我是苗慶名不更 智杰復又來問話 把你綽號報我听

苗爺回答說是有 草上飛是外人稱 智杰忙把牢頭叫 你快出去莫聽聲 董有急忙往外走 智杰回頭把門封

屋內无人忙跪倒 眼中落泪叫恩公 恩公為何身遭難 對我智杰說實情 苗爺一見發了愕 你係何人快說明

恩公為何忘計了 救過我命死復生 不是恩公救我命 十年以前赴幽冥 我就姓周名智杰 金眼抄過有虛名

多虧恩公殺群賊 再造重生一般同 十年之久未見面 各處用心訪恩公 早也未得一准信 沒齒難忘恻心中

周智杰說我到尋我恩公 摠无音信莫非隱姓埋名 所以並未招着 不意今夜巧遇恩公 快把實話說明 苗爺忽然想起來了

急忙用双手扯住金眼刀的手說你起來講話 听我實實訴來 苗爺未語氣長噓 心如刀絞好着急 如此只般說始末

皆因我愛管閑事 智杰聞聽兩足跌 此事有我可无凶 為打不平身遭難 今日堂上受大刑 恩公只管將心放

捨命也要救你活 不怕把我將刀割 我急與你預備飯 你把酒菜多辦些 打門急將牢頭叫 速速快去要吃食

智杰取出銀二兩 千萬不可走風聲 不多一時擺上酒 解去全刑把酒飲 用完酒飯把茶看 要你留神聽端詳

金眼刀周智杰叫進了牢頭董有吩咐你不許走漏風聲 好好伺候苗爺若有差錯我就拿你來使問 我與你五十兩銀子牢

頭答應。說是老爺吩咐的。董有不敢怠慢。上次逃走了犯人。若不是老爺的恩典。早被本官將我活活的打死了。焉有此活命。

小人說得上一回。老爺要把我命送。多蒙周爺救活命。老爺吩咐不敢違。智杰說是也罷了。你到不把良心虧。

吳佩那邊必有信。來此通信可是誰。你要知道聽我講。我好防備是與非。董有回說我知曉。應當先把我罪名。

即是你的那伙計。吳德順他那個賊。給我白銀五百兩。要害苗爺性命亡。取過銀來說好看。白花花的一大堆。

牢頭將五百兩銀子捧進來說。這是吳德順送來的。如此只般只樣如何要害苗爺的性命。二位聞听了。不由的滿口嗟嘆說。

道虧你說出了實話。看你真是有天良。特求你必得安康。若要害人天有報。上天必要降災殃。如若救人天加護。

老天必得降千祥。你既可以說實話。必有真心視天良。我將恩公托付你。大約此事也无妨。董有遂着二位辦。

不怕赴水與投湯。二人聞听心歡悅。看你這樣甚高強。你就算是真君子。你瞞我是不賢良。苗爺倘能得全命。

你與活佛是一樣。董有說是交給我。那怕一命見閻王。咱門三人合一處。苗爺有難必成祥。

牢頭董有說道。小人情愿幫助大爺行事。我若沒有真心。我也不能把這五百兩銀子。誠心孝敬。

給苗爺作為盤費。我要銀子无用处。苗爺酒飯供的足。德順必要來問我。為何不害命嗚呼。我說不得來動手。

巧言謊他好丈夫。就說周爺查得緊。本州老爺又吩咐。他也不能得罪我。通私一蓋得含糊。他也不敢說此事。

用我不着把命除。咱門也得急行事。不可延遲求速行。快來帮扶我二人。三人正然來商議。忽然跑進一禁卒。

### 第六十七回

得內應大會州城

謀劫獄先探路徑

上回所表周智杰苗慶董有正然說話。由牢房門外跑進來一名禁卒。慌慌張張說不好了。牢頭你快出來看。牢房上有一人。周智杰聞聽。吓了一跳。跳起身來。才要邁步。由牢房門走進一人。口中說道。你們作的好事。咱都聽明白了。

門外走進一人來。我在屋上聽多明。三人一齊留神看。二十多歲是英才。衣帽光鮮多丰姿。氣欲息肩把口開。

方才你們說的話。全然我已記心懷。我的名字叫雷順。追風腿是我綽號。我的師父他姓趙。名叫華陽第二排。

師伯士公他姓宋。師叔苗慶身招灾。我送公文今日到。訪听明白我算乖。所為求救三叔命。跳進獄牆屋上來。

話說追風腿雷順。由牢門以外。滿臉帶笑。對了周智杰說道。不必惊慌。我雷順不是外人。係趙華陽的徒弟。也是前來答救苗。

師叔的性命。周爺聞聽喜非常。你是雷順聽端詳。苗爺雖然遭毒害。有我周某也无妨。不過大堂被刑拷。

苗爺真稱是好漢 大罵賍官真豪傑 恩公也才受刑傷 吳佩他等設毒計 要害一命苗爺亡 多虧禁卒說實話

還要同心把我幫 五百兩銀交給我 他必拿好美名揚 方才我等蜜商議 你在屋中暗中藏 被你全都聽見了

故此你才跳下房 我能對你說實話 也是苗爺難呈祥 雷順點頭說正是 周爺你算作內應 我等在外兩高強

周智杰聞听雷順之言 歡喜不盡 說道事不宜遲 雷順你就急去 我尋你師父 快來答救你師叔 早出牢獄 乃為萬幸 雷順回

說就去 周爺說你要將你師父找來 千萬摠要到我的家中居住 我住東門在路北 第二大門有土堆

雷順答應我知道 我就急去 早早回 說罷出去 將屋上 急忙招尋眾英雄 好漢兩腿如飛快 跑如快馬不可追

谷何店內來送信 蠻子聞言喊如雷 對了宋爺說不好 今晚三弟一命歸 咱們大家即前往 要救苗慶必殺賊

好個吳佩真大胆 也說訪明他是誰 不殺吳賊非好漢 叫他看看我等威 樹林收下唐姜倆 聚起英雄事可為

來到智杰大門外 大家閃目用眼窺 眾英雄一齊來到了 金眼刁周智杰的家中 會齊了 神偷趙華陽說道 先得看明了這城裡的道路 方可行事 猴子阮英說我

也上街去看看 宋士公說全上街去看準才好呢 眾人站起來 出去觀看街上道路 前頭走的寶刀手 他的名叫宋士公

蠻子他也跟在後 唐奇只个黑愕正 追風腿名好雷順 還有猴子小阮英 白叉手玉面太歲 董有他也知細情

先把銅錘運進內 好把全刑都銼開 不言獄中預備安 再表老少眾英雄 先將四門都看到 衙門前後看的清

話說眾英雄由街上又回到周智杰家中 不多時教軍頭周爺從牢獄之中也回來了 蠻子問道 牢獄內的事 你都安排妥當

了 周爺說都已妥當了 你們看的道路怎麼樣 蠻子說也算看清了 只等半夜 大家前去劫獄 蠻子對眾把話言

要將此事作周全 我先到在獄門後 跳進馬路以里邊 先用草柴放起火 阮英你去奔正南 南街也要點着火

應龍正北放火烟 唐奇你在大路上 擋住追兵用棍檄 大哥去把東門守 雷順進獄莫容寬 先把更夫全來殺

背着苗慶往外躡 智杰你把教軍擋 殺死德順染黃泉 阮英應龍亦上前 大家用力決死戰 若能殺人算魁元

神偷趙華陽派寶刀手宋士公 先去把東城門看守 專等着大家劫了獄 搶出苗慶 好出東門逃走 又派猴子阮英 你去到南

街西街只兩處放火 又派玉面太歲姜應龍 你到北街放火 再後你二人 跑到獄門口 等着幫助 一齊的動手劫獄 雷順先從牢裡面 等了周爺把話言 先殺更夫是要事 怕他喊嚷鬧聲喧 你背苗慶往外走 那時我也到來臨

我提單刀跟在後 阮英應聲抬頭看 有人阻擋就動手 誰能殺人是魁元 殺的人多真好漢 周爺住暗幫助你

他當教軍把差充 若要挾賊理當然 明着他算筆我等 只可暗中來周旋 我先馬房放着火 衙門以內不得安

必然一陣大亂起 趁此機會防備難 看見三面大火起 咱就叔牢鬧反天 獨有東街不防火 留咱走道巧机閑

官兵三處去救火 必奔南北與西邊 教軍不把東門到 皆因无火不近前 我們好從東門走 无兵无將把咱攔

阮英只邊開言道 大家留神聽根苗 此事不比尋常看 執高胆大意禍端 凡事總要想的當 都是前觀與後觀

這城有位指揮官 本領出眾是魁元 潑敵貫戰多驍勇 智勇兩全非等閑 本城教軍有十萬 兵足糧廣防備嚴

阮英說道方才我出去都訪聽明白了 所以說知前後全要想到 方不誤事 我師父說的容易 他是大意了 又不知道本

城防備只樣嚴緊 只句話才提醒了 蠻子點頭說道咳是吾的徒弟 他到能以訪事 淨有此等智略 蠻子復又把話白

我的大意有好些 不是阮英來訪準 事到臨頭怕變化 本城指揮都驍勇 咱須捨命死戰決 唐奇只邊忙接話

有我抵擋把我接 那怕他有千斤力 不啻霸王是他爹 不怕三頭與六背 管保能把他頭切 打仗之事全交我

不怕去見閻王爺 強存弱死試一試 不是我把大話撒 惱一惱來怒一怒 應龍站起忙攔住 不要胡說逞英雄

姜應龍急忙攔住唐奇 你不要胡說 只不是在大路上接搶呢 這是在城團裏頭呢 兵多將廣 又有王法的地方 凡事都要小

心才是道理呢 你要遵師父吩咐 前去行事 不要任性胡鬧 擋住唐奇愕英雄 黑漢不敢胡亂行 周爺吩咐預備飯

吃完酒飯各用功 千萬全要加謹慎 見機而作莫逞能 汪氏急忙擺上酒 大家吃酒把話明 阮英他又忙說道

師父吩咐都要聽 各人防備打惡賊 努力齊擋眾官兵 唐奇他在大街內 一條大棍打仗能 我們三處去放火

就是留了一正東 倘若我要出城外 小心進兵攔的凶 打仗只管動手事 背了三叔去逃生 如若搶回治不成

阮英雖然年幼 料事如神 不多一時 將飯吃完 也就點上燈 无眾英雄收拾利羅 各帶兵刃 前後陸續走出 周智杰的小門 各

去行事去 蠻子約有初更以後 來到了衙門的後院 跳進了馬房 蠻子跳進馬房牆 躡上草堆把身藏 雷順他也跳進獄 將身穿在一牢房 跑過屋上留神看 更夫鳴鑼不住聲 方才走落牢房下 雷順暗中自量思 不如將他先殺死 想罷輕身跳下房 更夫方才要問話 呵火一刀出紅漿 一句並未話出口 腦袋咕啣離脖腔 死尸跌倒塵埃地 嗚呼哀哉見閻王 雷順忙把鑼拿起 即敲銅鑼響噹噹 獄外鳴鑼聲喊叫 雷順獄裡連接腔

身如大...  
不言獄中雷順事 再把蠻子說其詳



話說江南蠻子趙華陽。在馬房草垛上。等到了二鼓以後。急將硫黃火焰火約。全都洒在草上。又將千里火恍着了。將火引着了。急忙跳下了草垛。蠻子放火甚无情。當時火起照天紅。馬號之人說不好。一齊跑出喊連聲。衙門裡面大亂起。

吵發聲喊亂哄哄。蠻子急忙跳進獄。看見雷順把鑼鳴。只見南街起了火。西街北街亂了營。三面如同天塌樣。

地覆天翻一般同。街上鑼音响振耳。黎民慌慌走魂靈。蠻子進獄叫雷順。快救三叔莫稍停。雷順削壞牢門鎖。

背起苗爺往外冲。喊叫犯人快逃走。闖開獄門好逃生。話說蠻子進獄。叫雷順背起了苗慶。眾犯人將全刑解去。吵發聲喊。各持木棍打壞了獄門。一齊闖出門外。正遇了阮英接應。

各位小英雄。各持利刃。站在獄門的兩傍。放過了眾犯人。看見雷順背出了苗慶。又見蠻子跟在後面。二位豪傑留神看。

雷順背人到外邊。師父持刀跟在後。許多犯人都在前。阮英手提狀元筆。應龍單刀拿手間。不言苗慶眾好漢。

再表只位指揮官。金代指揮張同傑。一見火起嚇一驚。急忙叫來人兩個。教軍首領到眼前。吳德順與周智傑。

指揮領兵三軍正。去奔信門以里邊。不知劫牢反了獄。只為失火那一方。不言指揮來救火。再把知州表一番。

話說陸丙丈在衙門內裡。已經睡下了。忽然聽見馬號起了火了。他急忙起來穿衣。還未穿好。只聽見牢獄那邊殺聲。只才要

叫人去開門。又聽見窗外有人喊嚷。老爺快起來。劫牢反獄了。犯人全都逃走了。知州聞聽嚇吊魂。不穿大衣跑出門。

只見班頭與衙役。來到內院亂紛紛。犯人全都跑出獄。口中叫喊不好了。老爺快去看了真。快叫指揮把四門。

老爺不把指揮請。衙門能有多少人。知州嚇的渾身抖。慌張作難把話云。牢頭說出一句話。你們快去請教軍。

急把指揮快請到。把住四門好拿人。兩個班頭往外跑。出了衙門往北奔。往北跑了不甚遠。遇見指揮說原因。

話說只兩個班頭。往北跑了不遠。正遇見了金代指揮張同傑。代領教軍前來救火。只個班頭站在馬前回話。說道大老爺快

領兵前往不用救火了。先拿犯人是緊要的大事。被人劫牢反獄了。指揮聞了吃一驚。他在馬上吩咐明。

急忙叫來都軍頭。兵卒得令快似風。二個忙爭西南跑。來見軍頭人二名。二位聞聽不救火。來見指揮才知情。

吳德順他不知曉。周智杰係早知情。一個假裝驚恐樣。一個真是怕胆驚。智杰假慌說快走。德順他是真發慌。

一個假裝驚恐樣。一個真是怕胆驚。智杰假慌說快走。德順他是真發慌。

二人代兵前頭領 直奔衙門跑的忙 德順他在頭裡跑 智杰緊跟在後行 來到衙門離不遠 看見犯人奔正東 只兩個教軍頭是一個暗中私通劫牢反獄的一個是並不知情急忙跑到了衙門看見眾犯往正東上逃吳德順他是着急的想道必是為救出苗慶情由他看犯人往東跑了他就先趕下來了

必是他的師兄弟 搭救於他來的急 若果叫他逃出去 恐怕與我作仇敵 所以他才先追趕 手持單刀在頭裡 智杰也是暗思想 他與德順大岔遲 所怕赶上得動手 若要拿回大無益 手持單刀跟在後 緊隨德順不遠離 好些教軍一齊喊 拿住犯人就扒皮 胆大犯人那里跑 官兵來到把人提 蠻子轉身留神看 借了燈光仔細照

### 第六十九回

吳德順命歸陰

張指揮賈餘勇

話說吳德順先追上犯人在後喊叫你們那里逃走現有接代指揮張大老爺把四門堵住了你們馬能跑得出去呢我是教軍頭吳德順領着教軍拿你們來了

看見一人來切近 手持單刀往上攢 德順後面喊聲喧 你們還能飛上天 聲音喊叫往前攢 蠻子回身仔細看 照着德順後脖腰 單刀展背刀用元 只聽呵又一聲响 德順腦袋吊塵埃 死尸咕咚倒在地 嗚呼去見五殿閻

蠻子舉刀止住步 看見智杰在後邊 我說為何人頭落 只算可是事奇然 正在德順他身後 背後一刀甚可憐 話說蠻子舉刀才要撓敵忽見對面那一人 腦袋咕碌吊下來了蠻子心中好悶我還未用刀砍他人頭為何落地呢往後觀

看原來是金眼刁周智杰站在那人的身後蠻子言道是周賢弟你把他殺了 智傑見聞連搖頭 不要說話望後眇 許多官兵都來到 還有指揮在後頭 你們急連忙些跑 教軍許多人密稠 蠻子回身說快跑 教軍人多把人圍

一擁上前來圍裹 吵發叫喊拿罪囚 指揮催馬也趕到 唐奇闖在他馬頭 一聲喊嚷聲音大 那個前來把頭揪 手舉大棍大街站 若要進前一命休 指揮馬上抬頭看 好個黑漢似煤球 同傑不由重重怒 竟敢前來把死投

話說黑漢唐奇站在大街手持木棍喊叫如雷那個前來棍下无情前進者死後退則生金代指揮張同傑一見不由的大怒

好黑賊胆大包天竟敢劫牢反獄你自飛蛾投火自尋滅亡雙手擒槍分心就刺 雙手擒槍罵黑賊 胆大包天胡亂為 自送其生來尋死 叫你槍下把陰歸 對準唐奇分心刺 槍尖真奔心窩錐 黑漢看看槍扎到 雙手拿棍往外推

只聽呵以一聲响 槍杆打壞把灯吹 指揮馬上嚇一跳 只個黑賊賽張飛 將我槍杆淨曉壞 真算是個將英魁

才要旋馬往下敗。又見黑漢棍反回。照了馬腿一棍掃。連人帶馬倒一堆。先把指揮忙扶起。一齊努力拿黑賊。

話說唐奇粗中有細。要傷指揮。又怕不好。所以他未敢打人。用棍往下一掃。將馬腿打壞。戰馬一倒。將張同傑也就吊下。連人帶馬都摔到在一處。

眾兵努力齊進前。先要救起指揮官。一聲喊嚷拿黑漢。兵刃交加似刀山。唐奇一見說熱鬧。咱們到要玩一玩。別看人多我不怕。那怕兵廣齊上前。輪元大棍只聽响。七淋呵以喊連天。大棍一掃倒一片。哎呀咕咚倒塵埃。打的眾兵往後退。叫苦連天真可憐。指揮復又換戰馬。手提長槍上雕鞍。換好槍馬來交戰。多加小心不放寬。指揮到比官兵勇。再想打馬也費難。一邊交仗傳下令。城外官兵急快傳。

金代指揮張同傑令下。將城外的五萬教軍也都傳到了。把四門守嚴。內外夾攻。將四面的城門把住。齊眾犯單言講不着。且說知州陸丙文也就帶領了眾衙役前來。着拿要犯宋士公一人。正然看守着東門。忽然聽見城門外吵發叫喊。眾兵來到。忽聽城外發喊聲。來了許多眾官兵。指揮差人將兵調。北門放出人十名。急到城外兵營內。來把指揮將令行。眾兵得令那敢慢。五萬大兵出了營。來到城外分四面。把守城門來的凶。宋爺聞了城外喊。大約一人也不中。急忙抹身往西走。來見蠻子把信通。只見前面兵無數。到要留神看分明。原是蠻子與徒弟。阮英同着姜應龍。雷順背的是苗慶。想要逃出怕不能。

第七十回 英雄難脫重圍 智傑安排巧計

話說宋士公來到了人羣。一望看見趙華陽領了徒弟與眾兵動手。師徒雖然利害。也難以逃出城去。城外現有官兵阻住了城門。想罷我也殺進去。決一死戰。宋士公一聲的喊叫吾來也。抽出寶刀。殺進兵隊。好個又氣宋士公。舍命殺進兵隊中。一口寶刀飛上下。剗瓜切菜一班同。刀到處人頭滾落。拖倒死尸到流平。殺的前兵往後退。讓他進去把話明。師徒正然來動手。忽見殺進宋士公。眾兵不敢圍的近。四面圍住發喊聲。蠻子看見士公到。來到近前問分明。為何不將東門守。你來所為那一宗。大爺見問說不好。城外添了許多兵。你我可以殺出去。苗慶腿壞怎能行。宋士公說是東門。真是被官兵堵了。再從別的門逃走罷。你我要是脫逃。卻到容易。老三苗慶二足受傷過重。如何逃的出。雷順背了人。怎能動手呢。你我雖然能殺。怎奈官兵過多了。也難背他逃出城外。宋爺說出逃脫難。蠻子只裡把話言。已竟將他救出獄。不略却被官兵圍。難道把他扔在地。你我逃走不費難。宋爺回說無有事。舍命留名後世傳。

要死要活在一處 各逃性命不魁元 苗慶看了說不好 官兵圍的密又嚴 只顧為救我一命 連累幾命染黃泉

他們義氣不舍我 官兵過多非等閑 不如我先廢了命 好叫他們活世間

話表苗慶看出了這光景。因為救出自已一個人。要害死許多的朋友。看此時只樣子。要是背着自已也難以逃走。要殺到天

亮更難逃出去了。我不如先死了。可能救出了他們的性命。想罷急忙說道。雷順你快把我放下。

雷順你快放下我 我要大便多不妥 背看于我使不得 雷順只才忙放下 就把苗慶地上擱 苗慶伸手把刀抽

抽出單刀自割脖 雷順大意未想到 苗慶暗將他刀奪 苗慶自已要廢命 奪刀自刎不愿活 雷順不及將他救

阮英後邊把手托 三叔你要怎麼樣 為何要見五閻羅 急忙將刀搶到手 雷順接刀把話說 不是阮英他手快

此時你就把頭割 蠻子只裡忙問道 老三你是所為何 宋爺一見眼落泪 大家為你受折磨

宋士公說道。老三大家所為你。才遭此凶險。你為何又不愿意活着了。苗慶含泪說道。大哥。你們有所不知。你們被這些官兵

圍困城外。又有官兵把門。你們要捨命。還可以救出重圍。你們要是不肯扔我。可就要遭了擒獲的大害。苗慶含泪叫大哥

為我一人難活 看這光景難逃走 你們為我捨不得 只因不肯扔了我 眼前就要被兵拿 殺到天明必遭害

城外城裡兵更多 裡應外合那里走 你們寸步都難挪 被兵拿住禍非小 劫牢反獄把頭割 因我一人殺你等

我要一死救你等 省得大家見閻羅 被我連累多人命 就到陰曹罪如梭 我死九泉難瞑目 我也出在无奈何

眾英雄聞了苗慶之言。真稱的是位豪傑。道也義氣。周智杰看官兵圍住了。也就不敢近前說話了。只得也遠的站着。喊嚷快

拿別放走了劫牢反獄的大盜 智傑假裝拿賊人 暗中有急在于心 不略官兵來的快 口喊拿賊自沈吟

官兵雖然聞的遠 眾人可也難脫身 他們在等到天亮 個個必然要被擒 稱了黑夜還可以 若到大亮看的真

智傑又想又發燥 急得渾身汗津津 忽然想起一妙計 何不送上我家門 先把苗慶藏家內 他們大眾好脫身

想罷自已忙喊嚷 對了眾軍把話云 我是教軍一頭領 臨陣不怕命歸陰 眾兵不可往前走 我與他們分輸贏

我既當頭領。焉能怕死貪生呢。我的夥友吳德順。已經被他們殺了。我要不與吳德順報仇。非是好漢。我與他們見個勝敗。你

們不必進前。我要死了。你們眾兵共我報仇也。算你等義氣。智傑穩住眾兵。丁說罷邁步往前行。我與你等分上下

到要見了雌與雄 說着來到離不遠 智杰回頭看分明 約着說話聽不見 對了蠻子忙說道 雷順背人前頭跑

急速快到我家中 苗慶送到我內家 你們闖出東門去 明日再送他出城 十里之遙城外等 我再想出計牢籠

第七十一回 教軍假被創 指揮夜收兵

話說教軍頭周智杰對着蠻子說道。你們快把苗爺背到我家中。把他藏起來。你們這此黑夜。大家努力殺出城去。逃命要緊。天亮我再把他送出城去。若是背了他。難以逃命。全都要被兵拿住。

雷順急忙背苗慶 蠻子亮刀向前奔 照了智杰樓頭剝 一人假殺把手還 宋爺寶刀往前奔 也就故意殺連天 既英前攢與後跳 應龍他也殺的歡 殺了多時往東敗 冲開官兵不敢擋 殺条去路裝敗走 智杰假裝在後邊

雷順他腿跑的快 先到智杰他家園 汪氏聽叫門開放 回手就把門緊閉 說完自己往外跑 越牆而過不費難 話說眾將把周智杰抬到了他們前叫門。汪氏聞听急忙帮苗爺藏在北邊床下。急速出來開門看見眾兵抬着他丈夫。渾身是血。放聲大哭起來。叫聲天那。你可傾死我了。

去見指揮要回明 不言眾兵去回話 再把蠻子他們明 蠻子跑着忽想起 缺少唐奇黑愣正 對了雷順來說道

你我唐奇把信通 不必叫他打死仗 叫他前來一同行 倚仗你腿跑的快 官兵追你萬不能 雷順聞了說我去

撒開二足似飛騰 一直跑到正西面 看見打仗亂哄哄 唐奇在里如猛虎 輪開大棍打官兵 雷順闖進正當中

雷順倚仗他腿快。攢進重圍。對了唐奇說道。你不用打仗了。你快跟我走罷。唐奇正打在高興的時候。忽見追風腿雷順叫他。唐奇說道。我知道了。咱們就走。照了東面將棍輪元打開了一條走路。

眾兵見棍後面閃 放出這位黑英雄 金代指揮說快捉 不要放走只一名 眾兵答應一聲喊 唐奇求見眾豪傑

蠻子看見唐奇到 對了好漢把話明 唐奇你把追兵攔 我們大家好逃生 黑爺說是交給我 我在後面擋追兵

眾犯都在前面走 後跟寶刀宋士公 蠻子用刀聲喊叫 那了敢惹蠻祖宗 此時歡作姜應龍 還有猴子小阮英

雷順單刀急又快 來到東門細看清

話說眾好漢。來到了東門的。近前細看。見有官兵許多的。把守東門。眾犯往前一擁。舍命一班。各舉木棍亂打。又添眾好漢的。單刀快急急砍了。了落水。浪花抱頭鼠竄。各逃性命。將東門仍。殺的眾兵不敢攔。扔了門洞跑外邊。眾位好漢出城外。

外有官兵齊上前 眾犯舍命決死戰 殺的眾兵苦難言 唐奇且戰敗了走 挨出東門棍掄圓 打的官兵往後退

如同猛虎誰敢前 傷了官兵无其數 也有棍下染黃泉 已竟出城追趕難 若要官兵傷多了 事關重大我怎担  
金代指揮張同傑傳令不可追了。又係夜間。傷兵過多了。我怎樣担承呢。眾兵也是情愿不追才好。誰不怕死呢。眾將官兵止  
住查點受傷的多名。死了多少名。全都點清驗明。張同傑知道教軍頭死了一個。還有受傷的一個。心中惦着周智杰  
他是出眾一豪傑 聽說他的傷甚重 多半要見五殿閣 帶領眾軍把城進 他在馬上把話白 我要前去看智杰  
他家住在北衙街 四糸衙街在東街 眾兵答應頭引路 有名官兵回何事 要知兵卒回何事 下回書中看分明  
第七十二回 報私仇陳豹反害已 明大義汪氏順夫謀

話說金代指揮張同傑。聽說教軍頭周智杰的傷重。帶領官兵來到他家中。看看傷是輕重。將馬一帶。竟奔周智杰的家門而  
來。內中有一个被革教頭。名叫陳豹。他與周智杰有仇。二人常常不和他。他又當了兵伴。總想要把周智杰的教頭革了。再放了  
他的教頭。他才遂意。他與智杰兩不合 无奈復又當兵伴 今夜他到看明白 衝出重圍往北挪 直奔智杰家門跑  
回來一人所為何 苗慶不知放何處 必送智杰家藏窩 他把此事記心內 為何不對指揮說 跟着指揮馬後走  
心中暗暗自酌奪 想罷急忙往前跑 來到馬前把話說 回稟老爺一宗事 苗慶未跑暗藏着 陳豹我到知的確  
話說陳豹對着金代指揮張同傑。從頭至尾。始末原由說明。張同傑說道。既然他家中若有窩藏了要犯。是必我領着你到在  
周智杰的家中。我是看他傷痕輕重。暗中是訪苗慶。如若訪出來。連周智杰一例同罪。要倘訪不出來的。將你拿問。

指揮馬上把話明 急到智杰他家中 明着是把他來看 暗為訪人事一宗 他家真若藏要犯 連他一例歸罪名  
如若無有只宗事 你是自招把禍生 來到智杰家門首 扣打門戶响連响 汪氏屋中問夫主 智杰對他說分明  
汪氏方知實事情 止住哭聲用被蒙 急忙床衣忙掀起 諸事全都辦的清

話說汪氏先前一見夫主轉回家來。渾身是血。所以放聲大哭。眾兵走後。屋中無人。他丈夫這才把實話告訴了汪氏。  
汪氏他才住哭聲 放下床衣不露形 快把床衣急掀起 解人疑心作的精 只為苗慶藏床下 藏人焉能只樣行  
倘或有人來訪我 怕人床下看分明 掀着床衣人大意 智杰叫他用被蒙 夫妻方才收拾妥 指揮前來扣門庭  
汪氏復又放聲痛 故叫人聽有哭聲 指揮門外聽真切 屋中悲聲聽的清 哭的夫主傾了我 叫聲天吓把奴傾  
指揮不由心難忍 智杰必是赴幽冥 官兵不佳將門扣 汪氏止淚往外行 一邊走着哭不止 故意叫人聽分明

汪氏聽見叩門。只才又哭聲悲切。一邊哭着。將門開放。金代指揮張同傑。走入門來。問道：你丈夫怎麼樣？汪氏哭着回說：奴丈夫受傷太重。吉凶難保。說罷。又哭起來了。張同傑聞言。好不傷感。

來到屋中南床坐。留神細對北床看。綿被蒙蓋人一個。下邊又把床衣掀。指揮聞聽似刀刺。不由一陣好心酸。

汪氏用手北床指。蓋着被窩是夫男。指揮聞了身站起。來到北床把被掀。底下用脚床下探。指揮掀被仔細看。怕是藏人在裡邊。只了血人實難着。

用脚探看並無有。若要藏人另一班。苗慶在床靠一邊。想要探着實在難。指揮掀被仔細看。只了血人實難着。

汪氏近前忙說話。此傷難活陽世間。汪氏說了復又哭。不住捶胸剝兩足。只為家寒當教軍。

汪氏聽見說道：方才是官兵將丈夫抬送回來。渾身淨是刀傷。也死記其數了。奴家才與他上了許多刀傷。約可別動他。若要動他。恐怕的刀口傷處活動。倘若流血不止。他可就要難活。

拿賊不把皇恩負。受此重傷怎麼樣。家中人少銀錢无。他若好時還猶可。倘若不測奴太孤。少兒無女怎麼過。

奴家真也過獨孤。人活百歲也是死。不如一死命嗚呼。活了也是要受罪。奴家就守箕糊塗。丈夫他本是豪傑。

一世英名不可无。奴家只得可盡節。我也真是為丈夫。指揮聞聽這些話。不由心軟淚如珠。

張同傑聞了汪氏之言。不由的心酸落淚。一聲勸道：你也不用過悲。你丈夫傷雖重。慢慢的養。也許好的了。沒有錢治。我明天使人送些銀兩。暫且與你丈夫治傷。倘能傷愈。乃是大造化。

請人治傷不用難。汪氏聞聽忙跪倒。叩頭見禮。淚連連。指揮勸解女中賢。不必悲慟聽我言。明日叫人送銀兩。

看只光景沒假言。千真萬真將傷重。內中那有把人瞞。智杰他若是賊黨。馬有只樣。淚不干。汪氏也是節烈婦。

為人正直女中賢。可恨陳豹多奸惡。此人所作太不端。想想只了叫陳豹。急速叫他把人攆。

話說陳豹進屋。來到了指揮一傍。站立。又聽見問他。只幾句話。他本就着急。他又聽見指揮這個問法。急上加急。他在屋中全

都看過了。北邊的床衣。又撩來了。床底下。馬能藏人。呢。我也不能想到。

兩眼不住左右看。汪氏他也不發毛。故意假裝不知道。這邊仍是泪汪汪。陳豹屋中細觀。何處將人來收藏。

陳豹低頭不言語。无話可說。好心焦。指揮站起往外走。汪氏跪倒把話說。奴家有話來回稟。我的家中无吃燒。

偏又家中人缺少。就我一人把藥熬。无人上街把人請。我的娘家是富豪。把他送我娘家去。諸事方便。件件全。

清集

話說汪氏跪倒說。回稟太老爺的明鑒。我家中先人上街請先生替我丈夫治傷。奴家又不敢離身。不知那一時要湯要水。我只得在他近前侍候着。我的娘家在東門外居住。家道殷實。富足諸事全都方便。我的娘家是富翁。事事方便。又肅清。

明日將奴丈夫送。老爺駕前來問明。指揮說是快請起。老爺應你只一宗。送你丈夫那里住。這宗事情便相應。

那里肅靜養傷好。送他急速快出城。明日天亮將他送。本帥我就回兵營。說罷領兵往外走。汪氏送出把門封。

關上街門將屋進。只才床下請恩公。苗慶扒出床而外。說是罷了事一凶。不是令正答對好。內有壞人難逃生。

汪氏進了屋。將苗慶由床內請出來。苗慶說道罷了。他要把吾我出來。就你夫妻害于死地了。都難逃命。周智杰說道。恩公忘了麼。吉人自有天相。苗爺接言。你夫妻從此不許稱我為二恩公。從此不許叫恩公。你我就將你怎麼稱。從此全要免客套。

現今你又救我生。將恩報恩好喚好。彼此一樣有恩情。你今把我恩公叫。我就將你怎麼稱。從此全要免客套。

你是弟來找是兄。智杰答應說可以。以實從實理相應。說罷汪氏預備飯。二位英雄飲杯醉。再把指揮明一明。

回營就把陳豹問。你有何言快說清。陳豹急忙來跪倒。磕頭碰地苦求情。張爺不由重重怒。敢將本帥作蒙弄。

金代指揮官大怒說道。理應正當將你斬首示眾。本帥格外施恩。將他重打八十大棍。提出營來。永不復留。立刻打完。推出營外。這就是未害人先害己。第二日。早早的將飯吃完。汪氏上街。僱了一頂小轎。汪氏僱轎回家園。來見苗爺把話言。

你們急快收拾妥。衣服件件轎內般。智杰坐在小轎內。苗慶透他在後邊。諸事已畢收拾妥。抬轎四人上了肩。

抬起小轎往外走。汪氏他也在轎前。四人抬轎自覺沈。對着汪氏把話言。此轎為何樣只重。要把我人壓壞肩。

要知汪氏怎答對。下回書中再說全。

第七十三回 汪勇接待英豪 阮英刺殺惡霸

話說四名轎夫說道。只轎內裝些什麼。如何只樣的沉重呢。汪氏急忙說道。你們不用說。況不沉的。我給你們弟兄五兩銀子。的酒錢就是了。只是你們的外出息。四名轎夫一聞此言。歡喜不盡。就是押的肩膀腫了。也是極愿意的。四人展力抬了。直奔東門而來。不多時來到了東門坊近。

來到東門以近前。許多官兵來阻擋。什麼人在轎內坐。掀開簾子看一看。

汪氏上前忙答語。是我丈夫在裡邊。皆因昨夜拿賊寇。受了重傷甚可憐。送他出城將傷養。說了就把轎來抬。

官兵過來往裡看。轎中滿滿裝的嚴。正是官兵來稽察。你們不要混攔擋。指揮老爺把令傳。教軍過來把銀端。

汪氏來到了東門要出城。官兵為何又攔住轎。驗看內裡。方許放過。呢暗中交代。皆因中有一个官兵。名叫劉義。他是被革的。陳豹的表弟。所以因他表兄出計未成。反到被打八十軍棍。揮出營去。永不復用的。他表兄吩咐劉義汪氏送他丈夫出城之時。千萬留心細看。所以到此要看明。苗慶正藏在轎中。正然驗看教軍到。來把指揮軍令行。指揮教來送銀兩。

五十兩白銀是卦。

急將官兵來嚇住。

指揮吩咐叫散開。

官兵不敢違將令。

往後倒退不伴聲。

教軍將銀交汪氏。

當面說明銀交清。

汪氏接銀說快快。

丈夫傷重莫誤工。

轎夫即忙來抬起。

抬出城來往前走。

十里舖在面前迎。

話說汪氏催了轎夫緊走。兩班換抬。來到了十里舖劉家店。眾位英雄都在此店等候。蠻子先說叫雷順往東門那里迎接。雷順的腿快。迎接到來。約有五里路之遠。遠遠的就看見了汪氏前面走着。後跟了四人的轎子。雷順他就飛跑回來報信。

雷順回頭把信通。

看見汪氏女俊英。

將轎落在塵埃外。

雷順過來捲簾擺。

智杰他先下了轎。

雷順扶出苗英雄。

蠻子近前問苗慶。

你是怎麼得太平。

苗爺從頭說一遍。

多虧汪氏計穿籠。

指揮幾次去訪我。

汪氏奶奶巧又精。

蠻子問明了苗慶。大家的也都聽見了。汪氏將指揮官給的五十兩銀子包兒打開了。取出了十兩銀子。來到了轎夫的面前。說道。只十兩銀子。給你們兄弟買雙鞋穿罷。轎夫接過了兩錠銀子。眉開眼笑。

多要謹言少說話。

只宗情事非等閑。

你們倘或言語錯。

連累干係難安然。

轎夫回答說知道。

若要說出有十連。

周爺當眾復說道。

咱們也得把店搬。

我的丈母離不遠。

十里之遙在東南。

院子濶大多方便。

就有人也難拿咱。

我的妻兄名汪勇。

本領出眾是魁元。

仗義疏財交朋友。

揮金似土一樣班。

咱們急速到那裡。

大家前去包酒餐。

眾人聞聽說很好。

事不宜遲眾快搬。

宋爺到柜還完賬。

回到店房把話言。

眾位好漢齊站起。

雷順背了苗爺顛。

英雄一齊跟在後。

汪氏娘子在後邊。

出了旅店往前走。

進了村口汪氏領。

路北大門五彩鮮。

一直就往院內走。

進了大門留神看。

雖然居住在鄉下。

房屋正大院路寬。

汪氏進房把話傳。

汪勇一見妹妹到。

急忙讓位問根源。

汪氏先來到了上屋。他哥哥汪勇問道。妹子為何只樣而來呢。汪氏對他哥哥。說明來意。汪勇聞聽。來了許多的英雄。滿心歡悅。急忙到了大客廳。他妹丈周智杰。對了眾位說道。我的妻兄就是這位。

年紀約有三旬外。

赫陽身高一丈零。

衣帽新鮮人出眾。

氣宇軒昂是英雄。

眾人看罷齊站起。

位位見禮通姓名。

話說周智杰。全都給汪勇引見了諸位的名姓。見禮已畢。汪勇說道。久聞諸位的大名。如同轟雷灌耳。皓月當空。恨者。見而過。

話說周智杰。全都給汪勇引見了諸位的名姓。見禮已畢。汪勇說道。久聞諸位的大名。如同轟雷灌耳。皓月當空。恨者。見而過。

話說周智杰。全都給汪勇引見了諸位的名姓。見禮已畢。汪勇說道。久聞諸位的大名。如同轟雷灌耳。皓月當空。恨者。見而過。

話說周智杰。全都給汪勇引見了諸位的名姓。見禮已畢。汪勇說道。久聞諸位的大名。如同轟雷灌耳。皓月當空。恨者。見而過。

話說周智杰。全都給汪勇引見了諸位的名姓。見禮已畢。汪勇說道。久聞諸位的大名。如同轟雷灌耳。皓月當空。恨者。見而過。

遲今天得會諸位的尊顏。乃是幸中之幸。大名久聞未會面。今日得見諸魁元。家人聞聽不怠慢。菜要擺齊酒當先。

智杰他算是陪客。諸位吃酒把話言。問明苗爺招灾事。因打不平坐監牢。汪勇聞聽罵吳佩。獨霸一方手遮天。

可恨愚下胆量小。住在只邊有家園。傍邊蠻子忙接話。今夜我去鬧一番。他的腦代長幾個。就怕脖子不甚嚴。

趙華陽說道。我去看看他。長了幾個腦代瓜。我與他玩耍一回。說話之間天色已晚。掌上了燈光。約有初更以後。蠻子一抬頭。

看見了阮英在坐。蠻子不見小猴子。只宗事情吾得知。對了眾人忙說話。你們看看吾徒弟。阮英他往那裡去。

眾位好漢說難略。不知他往何處去。蠻子只邊說我曉。去殺吳佩事無疑。眾人搖頭說不對。能知吳佩住那裡。

蠻子說是他往去。他的人小胆子大。若然不信聽消息。說話之時有二鼓。阮英回來把話提。這一睡眠好此時。

猴子阮英進了大廳。說道我困了。方才外邊。我到草塚上住了一住。這工夫覺也不少了。眾人一齊說道。蠻子你把事料錯了。

不是你徒弟出去睡覺去了。你說他去殺人去了。蠻子問道。阮英。你把吳佩殺死。將他頭兜挂高竿。省得他再行萬惡。與這一方報仇冤。

阮英見問哈哈笑。師父你真是神仙。我把吳佩殺死了。料事如神不虛傳。明日咱們快些走。不可與人起禍端。

眾位好漢說罷了。到是師徒心一般。從此皆道蠻子知。一夜無辭到二天。諸位好漢告辭走。汪勇難捨眾魁元。

眾人點頭說不錯。丈夫作事前後觀。吃酒已完全安睡。不用將我惦心間。周爺二日落下泪。洒泪而別眾好漢。眾人也就趕路遙。

第二日。眾好漢告辭。還是叫雷順先背了苗爺。若是乏了。再叫人替換。臨送出了眾位英雄。周智杰汪勇二人問道。將苗爺送到何處養傷呢。苗爺回答。我到興隆寺廟內養傷。你我後會有期。一心相照。

難得弟妹多靈便。計中生巧女英雄。你我一心兩相照。不用將我惦心間。周爺二日落下泪。洒泪而別眾好漢。眾人也就趕路遙。

我要得便還到廟。興隆寺內將你賄。汪勇對眾來說話。可惜未得結義交。他老人家有福分。無憂無慮木魚敲。

曉行夜宿朝裡走。蠻子對眾把話說。興隆寺內老和尚。是咱師父武執高。他老人家有福分。無憂無慮木魚敲。

話說眾好漢。這日來到興隆寺。叩打山門。小和尚出了禪房。開了山門。看見許多之人。問道。你們是那裡的。替的是何人。

沙彌開門問根源。蠻子急忙來答言。師父可曾在廟內。沙彌說是在裡邊。蠻子領眾進了廟。來見師叔路光先。

和尚正在禪房坐。抬頭留神仔細看。外邊進來人幾了。頭前走的趙南蠻。走入禪房忙跪倒。師叔一向可安然。

宋爺也就來行禮。二人跪在和尚前。和尚就把徒弟叫。你們起來且莫恭。要知蠻子怎回話。下回書中說根源。

第七十四回

遇師弟蠻子解圍

捉淫賊阮英奮勇

話說眾好漢來到興隆寺。見了老和尚路光先。先說苗慶被害之事。送他在此養傷。路光先念是徒姪之情。將苗慶留下。老和尚給他治傷。只才留下唐奇。伺候苗慶。不許他離了苗慶的破。留下唐奇在廟中。扶持苗慶要用工。待到他的傷若好。你好好與他一同行。我們去把老五請。別號稱他叫張明。請他去把蕪州奔。去請阮氏二弟兄。老六他叫鬼頭刀。名叫陶金手。執精。我們兄弟人八了。各有一能不相同。為救全家滿門庭。七寶珠害了人。為盜此珠請英雄。聚寶樓中多凶險。和尚在此聽真切。阿彌陀佛念千聲。七寶珠害了人。為盜此珠請英雄。

蠻子對着唐奇告訴了一遍。說出了東京汴梁。有馬皇親府內。造了一座聚寶樓。裡邊藏了七寶珠。因為此珠。害了金漢文的滿門。聚寶樓裡頭如何的凶險利害。說這些話。故意叫老和尚聽。要請和尚怕不能。他係出家要修行。不染凡塵破殺戒。所說這話叫他聽。倘或他要念頭動。跟着好奔汴梁城。和尚聞聽把頭點。阿彌陀佛念一聲。貧僧再不破殺戒。不染凡塵念正經。蠻子聞听不敢請。留下唐奇往外行。領着眾人出了廟。一直就奔蘇州城。這日來到一鎮店。進了大街看分明。前邊眾人圍了看。不知裡頭何事情。原來賣藝人二名。二人動手比拳脚。一來一往較輸贏。眾好漢來到了周家口。看見大街上有好些人圍了個圓圈。蠻子往裡觀。原是二人打拳。有一个白面的英雄。二十餘歲。那一人是个藍臉大漢。有三句以外。又一一細看。二人乃是真要分打勝負。蠻子近前仔細看。二人真打非假拳。二人打了多一會。不分勝負。佳手難。蠻子外邊忙說話。你等為何把臉反。藍頭好漢抬頭看。晴見蠻子把語言。二兄你從何處到。急忙收拳來迎前。趕着蠻子來拉手。白面英雄動笑顏。原是二哥你來到。急奔蠻子他身邊。蠻子問又忙說話。打拳反臉為那極。白面好漢回言道。因他賣藝出胡言。二哥你往那裡去。今日巧遇會尊顏。這二人都與蠻子有交情。那了白面的名叫單鞭馬俊。這了藍臉的名叫賽瘟神楊彪。皆因楊彪在此賣藝。說些大話。馬俊不服。他二人就打起來了。對着蠻子說明。蠻子說道。你二人不用打了。皆因不知姓與名。二人打拳兩相爭。今日遇我勸拉到。過來引見眾弟兄。各通名姓來見禮。蠻子這邊把話明。楊彪你在那處住。好漢回言在正東。這裡有位周好善。我就住在他家中。你們大家跟我走。到在周家有太庭。那邊方便好交友。公子是我一門生。眾人聞聽說很好。馬俊你也跟了行。大家一齊離了店。來到周家進大廳。周老員外到廳內。楊彪引見眾英雄。

...

...

...

...

...

員外心中好歡悅 看見眾位動笑容

話說周好善一見這些英雄全是教師楊彪的朋友好不歡喜急忙分付擺酒用人等揩抹桌椅搬運盃盤他陪着眾位好漢

吃酒托盤換盃吃到了點燈時候 周老員外有錢財 要見英雄笑眼開 親陪好漢來飲酒 暢飲換盃喜心懷

大家吃酒有日落 急把燈燭點上來 飲酒之間到二鼓 聽見後院鬧嚷嚷 員外急忙往後跑 來到後院看明白

只見小姐他乳母 昏迷不醒地上眠 周老員外連聲喊 眾位好漢都快來 大廳以內眾豪傑 聽見員外哭聲哀

驚動眾人嚇一跳 全都跑出大廳來 到了後院一齊問 員外因何事號哀 周老員外用手指 這屋住的我女孩

眾好漢齊來房上拿賊 這个賊人由何處而來呢 暗中交代他是大蓮花弟子賊人名叫浪里飛邢智 是了淫賊今夜他來周

好善的家中要行採花 賊人用薰香將周玉蘭薰倒將要動手採花小姐的奶娘他走進屋門邢智一見將刀舉起

照了奶娘舉起刀 要把他的首級消 奶娘嚇的聲喊叫 淫賊聽喊發了毛 急用薰香吹鼻孔 奶娘咕咚摔倒了

驚動員外前來看 在後又來眾英雄 淫賊急忙將房上 阮英黑影仔細看 猴子動手連聲喊 賊人你往那里逃

賊人邢智他作夢也未想到今夜遇見了義人英雄齊來拿他賊人先同阮英動手並未害怕他是藝高胆大後來添上了這

些人拿他暗中細明俱是本領高強在他之上不由着急害怕 淫賊後悔着了忙 這般武藝高強漢 暗中認出人一个

他是蠻子趙華陽 怎麼他就來到此 該我倒運招灾殃 自己大意行的錯 還是年幼欠思量 正然着急自後悔

蠻子脚踢賊胸膛 邢智伸脚往後仰 咕咚一聲摔下房 阮英遂跟往下跳 照準賊人就要傷 蠻子喊叫拿活的

不要叫他見閻王 阮英用棍打賊腿 邢智哎呀疼難當 雷順下來忙按住 用繩細綁不可傷

話說追風腿雷順用麻繩把賊人綁好抬進了大客廳眾好漢同了周員外一齊的落座雷順姜應龍二人將賊抬到了蠻子

面前放在坐位下邊 蠻子開言問話 淫賊快說你的名 報給我祖師聽聽 賊人見問忙答話 邢智就是我的名

外邊送我一綽號 浪里飛水內有能 今夜你們拿住我 就死不把姓名更 要殺要刮給痛快 不用多將話來明

蠻子聞聽說可以 至死不怕稱英雄 我問你來作何事 快把實話說个清 邢智回言說我講 看中周家女花容

前來採花遇爾等 把我拿住上了繩 蠻子動怒說可惡 應該將你尸碎分 竟敢採花坏道路 你與盧林落罵名

蠻子罵道你給盧林留罵名我把你剝了皮刻成誓周員外急忙說好漢不可在我家中殺把他送到州衙門裏歸案定罪

員外擋住眾英雄 將賊送到衙門中 蠻子派人來看守 取出解約告訴清 員外接約往後走 來把小姐解救明

方才看見賊一个 手持單刀人怕驚 員外從頭說一遍 奶娘小姐方知情 一見拿住賊人了 明日把他送進城

該是周門德行大 遇見這些大英雄 今日若不好漢到 咱這娘們必遭凶

員外對了小姐說明復 又歸回大廳陪了眾好漢 直到天明把本街的地方找來送賊 將車備安拉着賊人 蠻子派了雷順送

出了村口直奔西北而走 雷順送賊跟後邊 出了村口用目觀 走出約有五里路 有座樹林在面前

雷順跟車在後走 聽見林中喊連天 快將邢智給留下 半丁不字活命難 雷順抬頭林內看 跑出賊人弟兄三

各持單刀出林外 來人仔細听我言 為何你等行不正 蘆林都是一樣班 既是合字不懂過 江洋道上睜眼看

賊要拿賊真可惡 師徒胆大包了天 富氏三雄訪一訪 殺你再拿南蠻

第七十五回 富三雄救邢智 神彈手救雷順

上回書中說的是千里腿雷順奉師命獲送淫賊浪里飛邢智出莊 走有五里之遙 雷順看前面有一座大樹林才要說話 忽

見從林內跑出三個人來各持利刃 雷順一見趕向前 身臨切近仔細觀 頭前那人身高大 相貌凶惡背傍寬

手擎單刀雄糾糾 身後那人眼睜圓 年紀約有三旬外 面似姜黃一班同

只見那人黃臉粗眉大眼 怪肉橫生頭帶一頂綠緞六楞窪面巾 青絹帕纏頭撮麻花高打一滾手 內穿紫緞小夾袄 紬子棍

褲薄底緞靴登在足 手提虎頭鉤一對 口中喊叫那里行 他的身後人一丁 二十多歲年紀輕 雷順留神往後看

那人相貌是英雄 面似刀鉄黑中亮 二道長眉配鸞睛 頭帶一頂壯士巾 口中喊道真撒野 賊要拿賊理不通

快叫邢智來留下 不字叫你一命傾 知道你們叫雷順 蠻子差你去進城 我們弟兄人三丁 富氏三雄有大名

話說雷順聽見末後那人報出字號富氏三雄 雖然未見過面 聞聽蘆林中傳說有富家兄弟三人 居長名叫富龍 因他面白

綽號叫黃蝴蝶 富彪 第二面黃 綽號叫他小蜜蜂 富虎 第三面黑 綽號叫他金頭蜈蚣 富豹

高來高去暗中人 蘆林之中無不曉 各有暗器帶在身 他與邢智曾結拜 專能採花盜閨闈 昨夜邢智將花採

富氏勸他怒在心 口稱改過要學好 再不採花行姦淫 說是盜出財與寶 缺少手中金與銀 富氏三雄未同去

暗中差人將他跟 夜晚採花被拿住 跟去之人看的真 急回躲他來報信 富氏三雄才知音

暗中交代。皆因富氏弟兄解勸邢智改邪歸正。不可採花。馬能落到盧林之中。人人皆恨。邢智雖然不悅。口中只得答應。

心中不悅。口內應。從此棄暗要投明。採花之事再不作。勸我之人好賓朋。說是今夜我走走。去盜金銀好登程。

臨行之時。留下話。我要回來得四更。弟兄三人說快請。我們等你一同行。邢智出了元玄廟。一直來到周門庭。

多虧富氏弟兄三。暗中差人看的清。末後那人是雷順。手拿單刀逐車行。三雄看見出林外。留下邢智喊連聲。

第三的名叫金頭蜈蚣富豹。手拿單刀。喊叫快將邢智留下。說个不字。叫你們這些人死無葬身之地。周家兵等吃一驚。

趕車之人出了魂。雷順上前忙答話。朋友不要胡亂行。因為何事阻去路。當面要把話說清。富彪聞聽說不錯。

將話說明是英雄。我們兄弟人人曉。正遇你來將他送。冤家路窄兩相逢。快把邢智來留下。誰敢留下惡賊凶。

雷順動怒說道。盧林之人有賢有愚。想我們師徒也在江洋路上。講究背開單刀。四海皆游。殺賊官。除惡霸。斬豪強。解救孝子。

賢孫節婦義夫。除惡而安良善。護國忠臣與良將。遇難叫他轉為祥。姦夫淫婦遇我等。叫他一命見閻王。

全是淫賊同一類。自尋滅亡來逞強。那個過來分勝敗。以多為能亦尋常。富彪才要來說話。富豹上前把刀揚。

且說雷順。就知富家弟兄有暗器在身。早就加倍小心。話說富彪將毒藥弩打去。雷順將身一扭。那藥弩可就落在地下了。

雷順真真是豪傑。暗中防備事好些。富彪使的毒藥弩。中了就見閻王爺。富彪見弩沒中上。急忙上前把戰接。

虎頭雙鉤往前奔。對着富豹把話言。不用你與他動手。我與雷順把戰爭。富豹聞聽忙退後。富彪接戰顯英豪。

雷順喊聲來交戰。你們兄弟莫各別。以多為勝有暗刀。非是好漢并俊傑。富彪開言一聲喊。大爺將你頭來切。

話說富彪聞雷順說他兄弟不是好漢。富彪不由的動怒。揚出單刀。趕上來劈面一刀。雷順急忙招架說道。那怕你兄弟三。

人一齊的動手。太爺也沒把你放在心上。太爺既來就不怕。大鵬那怕這烏鴉。從來不叫人幫助。單對單來各不回。

不像你們人三個。一窩狗子混賬生。弟兄聞言齊叫嚷。今日叫你染黃沙。三拳難敵四隻手。好漢時多也要乏。

雷順難敵三弟兄。若有漏空命便傾。哥兒三丁刀又緊。槍砍劈剝不放鬆。好漢作急遭危困。想要逃出萬不能。

正在致急為難處。來了保鏢頭花方。綽號神彈外人稱。保了駱駝由此過。花方將手取彈弓。扣上彈了往前走。

樹林近前看分明。只見雷順被圍困。光景難敵兩三名。一扣單刀難招架。眼前性命活不成。

神彈手花方。來在近前。看見原是千里腿雷順。被三丁人殺的難分難解。已竟困乏。富彪的單刀。照了雷順肩頭就砍。自己刀。

遂用往外以挂不防富豹。他在雷順身後舉起單刀照着雷順的腦後就剝。不妨富豹身後刀。腦後着上赴陰曹

雷順顧前難防後。那知富豹只一刀。多虧花方來的好。他在這邊仔細看。看見富豹將刀舉。背後要傷小英豪

說聲不好將弓起。拉開彈弓喊聲高。那人休要來撒野。即將彈子把手梢。只聽嗖吧一聲响。哎喲一聲扔了刀

第七十六回 雷順叩謝花師叔 蠻子暗別周好善

話說富豹在雷順身後暗下極力照准雷順後腦蓋。惡狠狠的舉刀就砍。花方拉開彈弓。照着富豹拿刀的那隻手。將彈張開。

一个鉄彈直奔手肘。嗖吧一聲將刀落地。富豹手上着了傷。一口單刀叮噹响。疼痛難忍連聲嚷。何人暗中來幫助

彈弓鉄子打我手。幫助不該暗中張。花方這邊忙答話。是我今日到這廂。神彈花方就是我。西路鏢頭天下揚

說着又把彈弓打。只聽嗖嗖响叮噹。富氏弟兄說不好。這宗東西是難防。連珠彈子真利害。不如得空抽身走

富豹收刀撒了腿。富虎不敢逞剛強。弟兄三人均敗走。邢智火伴早提防。趕着動手鬆了紮。庄兵怕死早躲藏

富氏三雄見事不好。急速敗走。這時候邢智早就走了。淫賊有一个火伴。名叫過街鼠。把富氏弟兄通信。在林中等候。

富氏三雄那淫賊。要把雷順性命送。齊心努力來動手。林外休把英雄圍。好漢難低人三丁。多虧來了一英雄

彈弓鉄子真利害。打的三雄心胆怯。無奈三人逃了命。雷順不道人三丁。花方聞說豈敢。既然遇見應解圍

花方說道我是保鏢。由此路過見他人三戰你一人。俗語說的。三拳難敵四手。好漢打不過人。我與你師父趙華陽。交情至厚

我姓花名方。人稱神彈手。問你師父便知。對師說遇我花方。他能知曉我根由。雷順聞聽忙行礼。原是師叔到這廂

方才不是你來到。雷順早已頭弔了。三人戰我怎敵當。所以難逃犯了愁。今日倘若傷了命。將我師父大名丟

幸虧師叔來救我。兩世為人緣分。回去必對我師講。救命之恩最難求。你老人家請快走。保着塚子不敢留

花爺說是我就往。你也急速回裡遊。雷順復又來行礼。對了花方要磕頭。花爺伸手忙拉住。自己命們把禮收

話說雷順對着花方。就要行礼。花爺急忙拉住說道。咱是自已。不必行礼。回去見你師父。替我問好。說罷。一齊各奔路程。

花方保了鏢塚走。雷順也就忙回行。看見庄兵無一丁。他們害怕逃了生。雷順着急暗思想。偏又派我送賊雄

今日之事多凶險。雷順也算有救星。正是雷順煩思想。抬頭看見人一名。只聽對面叫雷順。賊人他們那里行

雷順細看師父到。不由一陣好傷情。怎生師父如何曉。徒弟險些一命傾。從頭至尾說一遍。如此這般險又凶

多虧遇了你爺到 幫助打走富三雄 淫賊他算逃了命 庄兵怕死盡逃生 弟子命是你爺救 他與師父有交情  
蠻子听了氣的喊叫如雷 好了混帳東西實在的可惡 賊也跑了 跟我回去罷 我是聽跑回去的 庄兵說我就急速來到這里  
拿賊的他們已竟跑了 無處追趕

今日我若來的快 定把三雄活剝皮  
應彪這边忙答話 前面酒樓把飯吃  
一齊邁步把樓進 蠻子這边看仔細  
居中落坐留神看 一宗岔事甚驚疑

說罷一齊離此地 蠻子行路把話提 富氏三雄真可恨 劫拿淫賊是無疑  
對了阮英把話講 咱們不必到那里 無面去見周好善 張家庄內事要急  
走了多時抬頭看 會賢酒樓甚整齊 南北大街寬又濶 買賣興隆是不虛  
順了樓梯往上走 來到上邊真不俗 高朋滿座齊吃酒 蠻子一直奔正西



國家圖書館



004758342

